



10

# 知識與生活

## 目錄

半月間

魏德通行矣 普選延期乎 外匯新辦法 大連之開與閉 邊疆多事 韓國待決中 印尼抗到底

經濟改革方案的問題與解答

外匯新辦法的一箭雙鵰

美國民意的動向

明代百僚進退與宦官之關係

五四時代的魯迅先生

法蘭西文壇一瞥 (報道)

山西，暴風雨中的孤舟 (報道)

四國民謠小集 (詩歌)

助學運動的一角 (特寫)

秋風曲 (三幕劇)

傑克遜從軍記 (長篇連載)

木耳

美 吳 王 魏 任 黎 王 丁 費 金 樊  
 薩 以 荒 晞 冶 孝  
 洛 章 弩 琦 紫 秋 易 通 洋 弘  
 揚 雪

版出日一月九年六十三國民

這半月，整個不安的亞洲，動亂可說已達於最高潮，魏德邁從中國飛往韓國了，留下的中國問題依然未決，而韓國的局勢正趨緊急關頭。再往南看，印尼戰火仍熾，印度分裂後亦未能安息。亞洲，亞洲在焚燒中。

### 魏德邁行矣

魏德邁使團來華一個月零兩天，於二十四日離華飛日轉往朝鮮調查去了。

根據他臨行所發表的聲明，以及他在蔣主席歡送茶會上的談話，他對目前中國的看法是這樣：

(一)「中國人民成渴望和平」；(二)「許多中國人充滿墮落之失敗主義」；(三)「武力本身決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四)「政府必須實施遠大之改革」，並說「諾言已不再生效，行動乃絕對必要」。

我們試總結他的意見，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基本上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內戰也罷，內亂也罷，其起因是政治的，其解決辦法也必須是政治的，單純軍事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而且軍事形勢延長愈久大多數人民將趨於「麻木不仁」與夫「沮喪消沉」會難題愈遠。所以他大聲疾呼，希望政府澈底革新，言外之意，祇有健康的政治才能克服共產主義之威脅。

他這種說法，與馬歇爾離華時的論調，基調上仍是一致的，不過他更說得透澈，並且為政府指出了種種革新的道路：

第一，他主張軍事方面是整軍，實行精兵主義。他甚至說，「和平並非不可分割」，並作一解：「此處戰爭，而彼處和平之事，史所常見。中國人不應以為他人可為彼作戰。」世界日報南京特派員於此下一註釋：「此乃暗示中國問題應自己解決。」頗有畫龍點睛之致。

第二，經濟方面，他認為中國本是「資源豐富，財富充足」，但竟「貧乏於地，財藏於己，致使目前經濟財政幾瀕破產」。於此，他對我官吏惡商以及在美存款達十五億元之鉅額表不滿。

第三，中國在軍事及經濟方面，既都本可以有辦法，然而竟漫辦法者，唯一原因是政治不健全，也即

是他所謂：「人謀不臧」。

所以，魏德邁最後的結論是：「自政府方面言，最有效之對策，莫過於反求諸己，自求進步。」

對中共方面，他僅僅提了一句，即是希望中共自勵放棄武力，這當然是應酬話而已。

魏使這樣說了一通走了以後，迄今為止，政府方面尚無正式反響。政務會議中若干委員認為魏之所言殊足發人反省，主張對諍友之言應虛心接納。吳鐵城氏稱：「可將他人觀察作為借鏡」，孫科稱：「魏使勉吾人以肅清貪污，始克爭取民衆，戰勝共黨，此點吾人應加警惕。」惟兩氏對於魏之不能以武力消滅



共產主義論，不表同意。

另據世界日報一個南京專電：「政府人士稱美國提議，原則上自無問題，惟魏氏提出以美國全面監督為條件，一如對日本對菲律賓案，無論任何軍政經濟金融機構，均由美方顧問監督，按此種過苛之條件，實非一獨立國家政府所可接受，故援華問題成一僵局。」

### 普選延期乎

大選期迫，京滬平津一些大都市內正在展開競選之際，張發奎等粵方國大代表突於十四日聯名建議，

要求暫緩舉行普選，說此時形勢比一九一八時代更為嚴重，又說：「當此人民不遑寧處，在此內亂外患交相煎迫之際，普選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倘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草率從事，違反民意，開選政惡例，影響憲政前途至大。」

張發奎等倡議之後，緊接着就有五百餘名國大代表請求延期一年。

這個問題的提出，對於政府確是一個大大的難題。誠如國府委員王寵惠博士所說：「此時若遽行決定停辦，其為違背國大決議乃極顯然，結果所至，勢將影響今後國大任何決議案之效力，尤將直接影響政府之信譽。」

這樣，政府對於這個迎面而來的問題，就處於兩難之中，本來「還政於民」，是為着實現一個民主自由統一的中國，但現在半個中國在戰火燃燒之下，動亂有增無已，普選何由而得？而且政府現在實施總動員令，即是處於軍事時期，按照國父的建國程序，第一是軍事時期，第二是訓政時期，第三是憲政時期，而現在却又返於軍事時期，那麼一邊打仗，一邊行憲，確實是一個矛盾。

### 外匯新辦法

在魏德邁來華之初，滬上美商，對於中國家門資本的貶低，外商所受不公平的待遇，即有所申訴，而在錢別委員會上，魏使曾坦白聲明，提出貿易問題，謂無論對外對內，均應做到公平兩字。

十七日，政府正式公佈改訂外匯及進出口貿易辦法，並修正中央銀行管理外匯辦法。

原來外匯有兩個價錢，一個是官價，一個是黑價。官價與黑價相差甚大，於是「能得官價外匯者」便大發其財，連美商都大呼負責。張嘉璈總裁於十七日發表談話，述及這次改訂新辦法的原因，他承認：「大部外匯反落入走私商人之手，消費者未得絲毫利益，以致商業日趨停滯。」

這次改訂的新辦法，主要是於官價之外，另闢一

市價，所謂「公開黑市」給予進出口貿易者一個「公平的機會。」另外指定五種進口貨(日用必需品)可按官價運。無異是一種進口津貼，避免刺激物價上漲。

經濟學家吳斐丹氏對此新辦法發表意見，他說：「官價外匯之核給，尤須負責人員秉公辦理，對民生日用品之官價外匯，必須充實供給，使其無搜求市價外匯購入之必要。否則以市價外匯購入之外貨，必使物價上漲，而能得官價外匯者，則因此而致富矣。」吳氏並對公開黑市後之外匯供求能否平衡，表示懷疑，認為需要美國貸款援助，這最後一句話，也可以說是這新辦法的心願。

另據大公報消息，二十六日政務會議對魏使之聲明已提出答覆，其中第四點稱：「關於外商所指稱各點，政府已有事實表現，勿庸再作解釋。」這所謂「事實表現」當即指此外匯新辦法而言。

### 大連之開與閉

接收旅大，這問題的提問與進行已經有一載有餘，然而迄今猶未能實現，這表明了這兒存在着一個一時解不開的硬結，同時也形成了一個苦悶的深淵，不但政府焦急，焦急的還有美國。

大連好像已成爲美蘇在遠東對立的最新前哨地。二十日，行政院發出訓令，宣告即日起大連港口立即暫停開放，此後任何國籍之船舶均不得進入駛出，翌日，外交部發言人更稱：「所謂封鎖，係指商船而言，目前停在大連商船亦在封鎖之列，今後如發現共匪船隻，或協助共匪運輸船隻，因目前係戰亂時期，當隨時予以擊沉。」

由這個聲明看來，封鎖大連是在對內，即是便，利蘇俄軍事行動。

但又據二十二日華府廣播，美國因蘇聯阻撓大連港口之重開，已於八月十四日提出第二次嚴重抗議，並質問：「蘇聯準備採取何種行動，以使美國在大連之財產及商業獲得平等合理之待遇，美國務院發言人

並宣佈：「關於中國禁止外國船隻進入大連港口事，尙未獲得中國政府通知及駐華使館報告，但美政府認中國政府目前採此行動，實係完全合法。」

這樣，美國是要求蘇聯開放，但又同意中國封鎖的，於是大連成爲遠東國際間糾紛的焦點。

### 邊疆多事

新疆局勢，自中央發表斯武德爲主席，而伊犁份子堅表反對後，益呈惡化，而漸趨分裂，張治中將軍年來所推行的和平政策，竟未能取得理想的結果。他於十四日在馬良駿就任新疆監察使的典禮會上，演詞中警告伊方人士，宣佈最近吐魯番暴動，托克遜等地曾發生有組織之暴動，指責彼等蓄意破壞和平。如是，新疆局勢之嚴重性乃趨於表面化。

按自五月廿八日，伊方人員即陸續離迪化，副主席，任新省主席後，伊方人員即陸續離迪化，副主席，亦即伊方領袖之阿合買提江於本月十二日飛返伊犁之吉爾加，而民政廳副廳長之賴希木江(伊方派領袖首腦人物)復於二十七日率領大批伊方人員飛返伊犁，此乃最後之一批撤退，至此，新省之統一局面已告破裂。

另據世界日報二十四日南京電，蘇駐迪領事館近曾照會張治中主任，對新疆現狀「表示關切」，強調喀什之維族人士失去自由，有違去年所簽訂之和平條款，據官方人士表示，張治中氏一年來之和平政策事實上已告一段落，蘇方照會之平意，在爲分裂派支援，或圖打開目前僵局，使政府與伊方恢復談判，又謂若干久居新疆人士認爲今冬戰禍已不可避免。

### 韓國待決中

魏德邁使團由中國飛往星洲調查去了，這些日子，韓國南北對立，益趨尖銳，美蘇互控對方在各該佔領區內鼓勵韓民進行擾亂工作。而於六月十二日蘇軍於美蘇駐軍交界處捕去美軍三名，事態益呈緊張。這時，美蘇混合委員會正在漢城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可打開目前之僵局。馬歇爾建議，兩方代表即在

混合委員會中報告韓國情勢，以便放慮如何早日促成韓國統一與獨立，馬氏照會指出，美方多抱悲觀，預料蘇方必不表同意，乃莫斯科二十四日發表廣播，謂蘇外長莫洛托夫已正式接受馬歇爾之建議，謂最近兩方所形成之僵局，可由兩方代表之報告中發現新的途徑用以打開。韓國局勢至此一轉。

美蘇對於韓國政府未來的形式，現正在熱烈爭辯中，據蘇方主張，韓國未來政府形式，可在國際監督下，由韓國全民投票予以決定，美方則主先成立一個全韓臨時政府。

正在這個關口，魏德邁飛到漢城了。

### 印尼抗到底

安理會於八月一日下令雙方停戰後，荷方休息了幾天便大肆進攻，印尼不甘屈服，堅決抵抗，表示不讓達都抗到底。其間(十六日)美國曾二次發出照會，促迫印尼接受美國之調停，但印尼仍表示「寧願接受聯合國之調解，而不欲接受美國單方面之「道義壓力」。美報自稱：「印尼拒絕接受美國調停，乃美國在亞洲聲望之損失。並稱：美國全部之行動乃使亞洲各國懷疑之行動，乃是「支持白種人壓迫黃種人，支持保守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者。」

在印尼堅決抵抗之下，安理會於二十六日通過中澳兩國建議，由安理會會員國在巴達維亞之領事館設立調查會，同時，美國又建議「善意調停」，即荷印兩方各指定一國，並共同指定一第三國，合組一個三國委員會，從事調停。對於這個建議，印尼已表示接受，但荷方還表示不願意，說這是「予印尼共和國一事實上之承認」，但在美國調解之下，荷方終將同意，據悉，成功湖外交界已在作預言，三國委員會中，荷將選美，印尼選澳，而中國將爲荷印共選之第三國。

安理會於二十六日通過，對荷印雙方重新發佈停戰令，我們且看這亞洲一隅的戰火能否熄滅。

# 經濟改革方案的問題和解答

樊弘

最近有朋友來，談到這次經濟改革的方案，從拋磚引玉的見地上說，我們的談話也許宜於公開發表，引起討論。  
友：期待已久的經濟改革方案，已於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全國經濟委員會中經過三小時的熱烈的辯論，全部通過了。從國民經濟的觀點上，你以為這次的經濟改革方案是好是壞？

答：從我這個治經濟學的人看來，這個方案犯了一個可笑的錯誤。因為他想到膨脹銀行信用的方法來刺激中國的農工商和交通各業的生產的數量，在中國今日經濟狀態的現階段，是絕對辦不到的。不但辦不到，而且還要引起許多的壞結果。

友：何以在中國經濟狀態的現階段，不能以增加銀行放款的方法來挽救中國的財政和經濟的危機呢？

答：在我正式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我想用一個譬喻，來說明這個事情。中國的經濟的現階段好比一個吃鴉片煙的病夫。他現在已經成了一個骨瘦如柴，鳩形鵠背，飲食不思，四肢無力的病人了。但他有時把鴉片煙癮過足之後，工作起來，亦很興奮。經委會的經濟改革方案，用擴大銀行放款的方法來刺激生產，就是叫中國這個病夫，多吃鴉片煙。吃完之後，叫他工作。可是中國的經濟機構現在的鴉片煙已經吃得够多了，所以，他的身體方纔一蹶不振。假令叫他吃得更多，雖然在他臨死之前，吸煙之後，還可擡起一個工作者的派頭來，不過煙癮倘再一發，便要一命嗚呼了。政府不是提倡戒煙麼？但經委會却叫中國的同業多吃煙，因為煙癮過足之後，工作效率率可以稍增！

友：但比喻不是正文呀。

答：你要聽正文麼？

友：是的。

答：經委會這次經濟改革的基本觀念是認為中國今日財政的收支不相符，是由財政收入的不足。而財政收入的不足則是由於生產的不豐。但生產的不豐則是由於融通資金的來源的枯竭。經委會整個的銀行的政策便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友：生產機構資金來源既枯竭，那末，經委會何以銀行機構的專業化和普遍化，來便利農工商各業的放款，豈不是很好麼？

答：銀行放款的好和壞須視銀行的放款的效果，是否可使社會的總效用增加，和真實成本減低。假如不能做到這一點，一切放款不但無利，而且有害。誠然今日中國的各企業，特別的是近代的企業，最感資金的缺乏。但是這個缺乏完全是由政府以膨脹通貨的方法所引起出來的。

依據近代銀行的理論，政府如果增加通貨的發行，倘既不是由於人民窖藏貨幣的程度有增加，亦不是由於人口有增加，亦不是由於企業家要想把自然科學上的新發明應用於工業，徒然是爲了財政上的赤字，那末這個貨幣增加的結果必然提高物價，物價提高之後，工業界因爲下列的種種的原因，必然痛感週轉資金的缺乏。可是這個缺乏與在人民窖藏貨幣的狀態下的缺乏是不同的。在窖藏貨幣的狀態下，政府如果增加通貨的發行，不致抬高物價，而只使物價不往下降低。與在人口增加的情形下亦有不同，因在人口增加的情形下，假令每位入口的生產力不變，增加貨幣可以使生產量比例於貨幣的增加而增加，物價亦不致上昇。而且這個缺乏與在新發明利用於工業所引起的週轉資金的缺乏亦不一樣。因爲在新發明初利用於工業之際，銀行創造貨幣，來滿足新企業對於週轉資金的要求，雖亦可以引起短時期的物價的上增，即在新工業品尚未出來之際，社會的產量尚未增加以前，買貨的金錢增加了，當然可以引起物價的上漲。可是，隨着新工業的產量上增加，物價便將發生回跌，在一方面即可降低成本，在他方面又可增加人們物質的享受。所以這個最後的增加通貨的辦法亦是好的。可是中國今日的企業對於週轉資金的缺乏完全是由政府因欲彌補財政的赤字，大量轉動印鈔的機器，將物價提得特別的高。以致企業界爲了要維持同樣的生產的規模甚至欲要維持較小的生產的規模，都感到週轉資金的不敷而須向銀行去告貸。這即是說，今日企業界的週轉資金的缺乏完全是由政府膨脹通貨所引起的。政府膨脹通貨是因，企業界生產資金的缺乏是果。果由因而生，今再造因以求滅果，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了。再用我們在上文所用的比喻來說，銀行的放款好比鴉片煙，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銀行的放款可以當醫藥，因此銀行的放款一出，經濟的健康立可回復他的原來的狀態。可是在今日中國的情形之下，則有不然，銀行的放款已經真正的成了茶毒生靈的毒物了。企業界對於銀行的放款只是把來過煙癮，所以銀行的放款越多，企業界的煙癮便更大，企業界的煙癮越大，對於銀行的貸款的需要亦越多。到了最後的階段，政府縱令夜以繼日運轉印鈔的機器，當亦不能使企業界的煙癮過得較飽滿，可是此時中國全部的生產的機器早已經癱瘓得不成樣子了。

友：請再伸其說。

答：因在通貨繼續膨脹的狀態下，往往引起企業家過度的消費。所謂過度的消費的意思即企業家所消費的不是真實所得而是真實資本。亦往往引起公眾的過度的消費，所謂過度的消費的意思亦是所消費的不是真實所得，而是真實資本的意思。企業家和公眾既把資本都消費了。當然沒有維持資本於不變的能力了。可是企業家在這一時候甚至要保他原來的資本，甚至要增加資本。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他的唯一的辦法便是向銀行貸款了。無論銀行貸給他若千的款項去給他，假如物價再漲高，資本家和公眾仍是要消費社會的資本的，此時企業家又欲維持資本，因此企業家對於銀行貸款的需要便無止境。

友：我倒不明白爲什麼在通貨繼續膨脹的狀態下，企業家與公眾均要爲過度的消費呢？甚至要消費其資本呢？

答：這個理由很簡單。因爲企業家對於他所生產的物資，在計算單位成本的時候，是按照他所消耗的機器原料的昨天的價格計算，可是他爲要買進其所消耗的機器原料與人工則須按照今天或明天的價格。企業家以消費品的形態，把他在生產時所消耗的資本原料與人工依照昨天的

價格賣出去，可是同時不能依照今日或明日的價格買回來，因此，企業家的資本遂被企業家或公眾消費了，舉例來說，比如今有一位企業家，以千萬元買一份機器，五百萬元買一份原料，五百萬人工，他的機器可用十年每年消耗一百萬。那末，在今年這個年度內他所生產的消費品其成本便係一千一百萬了。他於是按照一千一百萬的價格再加兩成的利息和利潤賣了出去，共賣一千三百二十萬，賺了毛利二百二十萬。可是當他把成品賣出之後機器原料與人工均漲了一半機器值兩千萬，原料值一千萬，人工值一千萬。共費成本兩千二百萬，再加兩成的利息和利潤，該值兩千六百四十萬。可是他的總收入總共只有一千三百二十萬，縱令他一點錢也不再花費，全部用來再投資，他亦只能買進百分之五十的機器原料與人工回來，說在這一種情境下，公眾的消費便過度了。因為他們的消費大於他們的貨幣所得的價值，即多消費百分之五十的真實資本了。企業家因為想要以銀行的貸款來抵補這百分之五十的真實資本的損失，他當然極感週轉資金的不足。可是假如銀行再度貸款給與他，依照同樣的邏輯，公眾再把資本消費的事情重複一遍之後。企業家對於銀行貸款的需要必然比較上一次要大。

設令企業家的成品賣價一千三百二十萬，但其所消耗的機器，原料與人工漲到一千三百二十萬。企業家在成本會計上，雖然賺了二百二十萬，但他這二百二十萬確是資本而非毛利，可是他誤認這二百二十萬為毛利，因此，他亦把他來消費了。可是他消費了這二百二十萬後，他便只能按照現價買進較少的生產要素回來，由是他的真實資本亦減少了，在這一種情形下，物價上漲的程度比較上述的情形較緩和，但企業家因為欲以銀行的貸款來挽救他在真實資本方面的損失，他當然亦要痛感週轉資金的缺乏而向銀行貸款的。銀行假令把款貸給了。隨着因物價的漲高對於銀行貸款的需要勢將比上次更要大。

友：此時銀行的貸款真是有點像鴉片煙了。

答：可不是麼？抽大煙的人爲了真正的健康需要戒煙，但經委會却鼓勵他吃煙。經委會雖欲以注射鴉片煙的方法來刺激生產，平抑物價，充足稅源，平衡預算，可是我看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即經委會的大量注射新貨幣於生產機構之中，其結果必是生產再萎縮，物價再飛昇，稅源再枯竭，預算再不足。經濟與財政之危機再嚴重，人民的死亡率再加大。

友：難道這點點簡單的道理他們都不知道麼？

答：如若他們真是不知道，那就徒足以表示他們的無知。如若他們真正知道了，而還要這樣做，那便表示他們有私心，天下並非爲公的。

## 外匯新辦法的一箭雙鵰

金洋



喧嚷已久的外匯新辦法，正當美特使魏德邁在中國領空飛來飛去的時候，於八月十八日正式公佈了。這個新辦法的特點，第一，是官商外匯的劃分，將匯率分作「官價」與「市價」，官價匯率保持原來的一萬二千元，官價外匯祇准借給「民生日用品」，所謂民生日用品，列單五類，即棉花，米，麥，麵粉，煤，焦煤。除此五類其他的進口物品，所需的外匯，暨各項正當外匯需要，則由中央銀行及指定銀行運用出口外匯及華僑匯款等項支付，其折合率依市價計算。並且，設立「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以資調節。這所謂調節，就是平準會收入的外匯，如果有多餘，則可以供給政府運用了。第二個特點，是出口的結匯照市價計算，以此來刺激出口貨的外銷，不過輸入物品仍採行許可制度，至於僑匯，在新辦法內的規定，不予官價結匯，而照市價收購，這是吸收僑匯的辦法。

## 一、

爲什麼正當魏德邁在華期間公佈這樣的新辦法呢？當魏特使來華不久，在華的外面，實際上也祇有美商，會向魏特使提出控訴，揭發輸管會管制輸入的弊端，致美商無法領得許可證，即使領得了許可證

，也沒法結匯，於是，生意做不了，這在美商看來，是十分憤慨的，美商向魏特使控告後，魏特使畢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兒，於是，立刻就向政府施用壓力，並以利誘，結果，外匯管理也就由「管制」變作「半公開」的了。這麼一來，進口貨又因僑匯及出口外匯的增加，結匯的機會增多，進口貨也比較可以暢運進來了，在華美商不是可以有生意好做了嗎？這麼一來，魏特使也才不愧爲美特使了。

魏特使示意政府改革外匯政策，政府既向魏特使提出了要求，這要求就是中國外匯存底空虛，如果採行半公開的外匯政策，事前沒有一點基金作爲準備，這是過不了關的。可是美國的貸款，如石沉大海，迄無音訊，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設立就需基金，這在美國雖是議不容辭應該幫忙的，可是這水救不得近火，這怎麼辦呢？於是經過魏特使的保證，美商銀行花旗與麥加利等已答應可以由中央銀行透支了，以此來支援新外匯政策的施行，而另一方面，孔祥熙已出國了，據來自美國的消息。孔夫人身體健康如常而孔祥熙却說去美是因爲重要的使命出國去了。這所謂使命，就是「伸手要錢」，向美國去探行情借錢了。

## 二、

新辦法雖然使美商滿意了，魏特使滿意了，但是對於國內工業界

，却是弊多利少的。

因爲新辦法規定的官價結匯物資，祇限於五類，對國內工業必需原料的輸入則給與市價結匯，這就是大大增高了生產商的生產成本，無怪乎工協的負責人要說：「政府似無決心扶植國內民族工業的意思」。至於官價結匯中列有麵粉一項，更使工業界人士失望，因爲麵粉是工業製成品，這麼一來，國內的麵粉工業無法避免通貨膨脹的惡果，而舶來品的麵粉將得官價外匯之賜，可以逞威一時了。那麼國內麵粉工業怎麼樣呢？

官方宣稱新辦法大大有利於出口，但是，以我所能輸出的，爲農產品，礦產品等原料，其工業品可以輸出用的，祇棉織品及絲織品，但是日本對外貿易開放了，我國物價指數較日本高出一百倍，這怎麼能够和日本貨競爭，所以此項新辦法，對工業界是無利可說的。

不僅如此，工業界與央行爭執很久的各種限額輸入原料的分配問題，新辦法並沒有提出圓滿的解決，依舊規定由進口商轉售工廠，這是政府要全國人民（消費者）負擔進口商所得的利潤，而國內購買力如此低落，國內工業前途的暗淡，由此可知了。所以，全國工協對新辦法憤慨地說：「總之，政府這次調整新辦法，是忽視扶植民營工業，則可斷言」。

#### 四、

政府和若干學者，都一致認爲新辦法對出口貿易是一大鼓勵，因爲出口貨可以市價結得外匯，不像以前被官價外匯死死釘住。事實上，過去輸出事業的困難據上海進出口同業公會的看法：「表面上似僅爲一匯率問題，實則，其根本癥結在於通貨膨脹，交通阻隔，生產減少，這是基本上的障礙」。這話極對，當新辦法公佈的第二天，上海

最熱鬧的市場是出口貨市場，那天，三十五年度中祁門紅茶，飛升至每担一百五十萬元，而在美國的市價，以折匯率計算，祇一百四十六萬元，豬鬃售價高至八百五十萬元，至於桐油，漲全一百萬元，而美國市價最高價是九十六萬元。黃狼皮在國外市價，每對十二萬元，而那天上漲到每對十四五萬元，以生絲來說，亦復如此，那天喊價D級生絲三千三百萬元，而美國市價祇一千六百四十一萬元。自然，當新辦法剛剛公佈，市場人心不免是張惶的，不過，通貨如果繼續膨脹，游資羣向出口貨擁去的話，則出口業也是好景不常的。

#### 五、

新辦法公佈後的市場，反不如此間各報的熱鬧，上海大小日報，皆以第一版登載了新辦法全文，并且，都寫了社論，贊揚不置。中央日報認爲這是「面對現實的辦法」，新聞報「是最徹底，最籠罩的辦法」，大公報也復如此，認爲是一個好辦法。另有時代日報的經濟述評，則指出「整個辦法，是用一切的辦法收四強外匯，而對於入口，則毫不放鬆」，所以這是「想減輕外匯的負擔，進而增加外匯的收入，結論是：集中一切力量，配合動員法令」。

新辦法可說是一箭雙鵰。一方面，出口貨物與僑匯以市價結匯增多外匯收入，而進口仍受限制，這一來正如張家瑛所說：「政府之外匯資源充裕」。以此就可以大董以官價結匯賣進米穀，麵粉啦，煤炭啦，以及其他種種，用以推行總動員。另一面這辦法是因魏特使的建議，兼顧美商利益而改革的，這也就是說獲得了魏特使的滿意。可能刺激美國的借款慾。所以，新辦法是一箭雙鵰的。（八月二十日寄自上海）



# 美國民意的動向

費孝通



下面的材料是根據最近看到的美國民意測驗的報告，主要的是 Fortune 雜誌的 Elmo Roper 測驗，Gallup 民意測驗和 Derwert 的國家輿論研究所。

問題：二十五年之內會不會發生另一次大戰？

結果：沒有意見。——百分之十二。

會發生大戰。——百分之七十一。

但是，

如果蘇聯或是美國人民全體能有最後決定權，戰爭是不會發生的。——百分之八十七。

如果美國設法解除蘇聯的觀點，而且對蘇讓步，以幫助蘇聯解決當前的困難，蘇聯會和美國合作維持世界和平的。

——百分之二十三，七。

至於原子彈，

在十年之內美國將有一個大都會毀滅在原子彈下。——百分之二十二。

對此沒有意見。——百分之二十二。

問題：對於其他國家需要美國的援助，你的態度怎樣？

結果：「我們必須先顧到自己的利益，最後才關心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百分之九。

「我們必須先顧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同時設法不去損害其

他各國。」——百分之四十九。

「我們必須設法同時幫助世界和美國，因為世界的利益就是美國的利益。」——百分之三十七。

「盡一切可能為世界謀幸福，即使有時並不常有利於美國。」——百分之五。

問題：「在十年之內美國會不會遭遇經濟恐慌？」

結果：會遭遇經濟恐慌。——百分之八十。

在這些悲觀人中認為：

經濟恐慌將發生在一九四八年——百分之十八。

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百分之十四。

一九五〇年——百分之十二。

一九五一年——百分之二十。

商業的經理們並不若一般民家的悲觀，在他們中間：

認為十年之內將遭遇經濟恐慌的。——百分之六十七。

那一年呢？

一九四七年——百分之六。

一九四八年——百分之十二。

一九四九年——百分之十。

一九五〇年——百分之三十。

其他表示無法猜測。

假如經濟恐慌發生了：

失業的人應當由政府設法給予生活——百分之七十九。

同樣問題在一九四〇年這樣答覆的有百分之七十。

民主黨比較有能力應付經濟恐慌——百分之五十一。

共和黨比較有能力——百分之三十。

不論那黨都一樣——百分之一九。

問題：你是否贊成政府干涉私人經營的事業？

結果：贊成的有百分之二十。

同樣的問題在一九四八年經濟恐慌的時候，贊成的有百分之二十。

問題：你覺比你的父親在他和你同樣年齡時你是否在經濟上更有

辦法？

結果：不如父親——百分之十二。

差不多——百分之十三。

好得多——百分之七十。

但是他們對於目前是否還有把握改善他們的經濟地位却沒有這

樣樂觀了：

有機會——百分之五十。

沒有機會——百分之三十一。

其餘是不知道。

那些回答有機會的，大多是屬於中產階級，在比較窮的人之中

，祇有百分之三十六覺得還能改善他們的生活。在工廠裏做工

的人中，祇有百分之十九覺得有上升的機會。

問題：如果在工廠裏有位置可以給你時，你希望什麼樣的位置？

結果：工資低但是比較安穩的——百分之六十一。

工資高但是有一半機會會失去這位置的——百分之二十。

工資很好但是很不穩的——百分之十六。

以上是單就工人階級說的，在一切職業中：

「安穩第一」——百分之五十一。

同樣問題在一九四〇年要求安穩第一的是百分之三十三。

在四十歲以上的工人中祇有百分之三十九，相信能一直工

作到六十五歲得到養老金而退老的。

問題：假如是國會議員，你會投票贊成禁止罷工的法案麼？

結果：贊成禁止罷工——百分之五十四。

你會投票贊成減低所得稅麼？

贊成減低所得稅——百分之十九。

你會投票贊成減低軍費麼？

贊成——百分之十七。

你會贊成提高關稅麼？

贊成——百分之十九。

你贊成和友好國家訂立個別同盟條約而放棄聯合會麼？

贊成——百分之十。

明白表示美國應支持聯合會的有百分之五十五。

但是主張開始組織真正世界政府的祇有百分之十七。

以上是一些數字。在這些數字裏我們可以更認識清楚美國民意所

支持的政治動向。

美國人民已比較以往更感覺到「不安全」。在國際上，他們已明

白如果依現在的趨勢推演下去，世界大戰已有再度爆發的可能。同時

，最大多數的人相信美蘇的人民是不願意戰爭的。可是大多數人並不

知道怎麼去防止第三次大戰的再起。這表明了政治上美國還沒有認

領導人民的政治領袖，能把人民於願望形成一個具體的行為綱領。

在這方面，美國人民顯然並沒有瞭解現在的世界是無法孤立繁榮

的，在對於國際援助的答案中充分表明了他們是堅持着「美國第一」

第十期

。美國犧牲一些為全世界的利益是沒有希望的。

在經濟方面，同樣的表示了美國人民缺乏安全感。有絕大多數認為經濟恐慌會發生，不同的祇是時間的推測。不但普通人民如此，就是經營商業的老闆們也是大多數有這恐慌。經濟恐慌有心理的因子，依現在看，這因子似乎是已經成熟了。

美國人對於自己的經濟制度還是滿意的，因為大多數的人承認自己比父親已進一步，而且還有一半的人覺得自己生活還可以改善。我常說起美國是個競爭的社會，祇要美國的經濟裏還能給一般人民上進的機會，美國人不是會厭恨這制度。所以我們如果因為他們感覺到經濟危機而就說他們會有改革社會制度的決心是沒有根據的。美國還是將在自由經濟中發展下去，像英國式的社會主義在美國還不會在短期發生。

美國的工人比較中階級的缺乏安全感更為深刻。這種心理並沒有使他們在社會制度上去作打算，反而從個別職業安全上想法。他們大多願意接受較低工資，祇要職業有保障。可是他們雖然這樣希望，他們大多數也明白這點希望是會落空的。

這種缺乏安全感的心理表現在政治意見上的是「但求無事」的消極精神。他們怕罷工，又怕軍備不足，受人侵略，他們想拉住聯合國，但同時又不願為全世界的幸福而作一點自我犧牲。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民意在改低所得稅，縮軍，提高關稅，效法聯合國幾點上和現有政府的政策都不相合，但是美國人民到目前並沒有以他們自己的政治主張去壓迫政府。這說明了美國人民在戰後政治行動的癡換。這一點在第一個問題中表示得最清楚：既然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相信美國人民如能作最後決定時，大戰決不會發生，但是同時却有百分之七十的一人認為大戰會發生，兩個問題加了起來一看，不是說，美國人民

並不能作最後決定麼？這樣說來，誰來決定這件有關世界和平的大事呢？美國的民主精神那裏去了呢？美國民主的低潮也許是一件難於否認的事實了。經濟的不安全是民主低潮的一個原因。羅斯福早就說過，沒有安全是沒有民主的。美國的現狀正可用來證明羅斯福的遠見。但是這個強大國家的船舵一旦不執在人民的手裏，對於世界是一個威脅。這是人類的不幸。

四國民謠小集(一)

魏荒弩譯

雲雀

(提克斯拉夫)

出征 (拉脫維亞)

一個女孩我穿麻裏刺草，  
在主人庭花葉園旁；  
一隻小雲雀來問她：

「為甚麼你這樣子悲傷？」

「我怎麼能够歡喜呢，  
小小的歌者，小小的鳥，  
因為在那個石頭城裏呀，  
我的愛人受着煎熬。」

若是我有一管筆，  
我將給他寫個信兒去，  
於是請你把它捎了走，  
就丟進那扇窗子裏。

可是我既沒有紙，也沒有筆，  
不能够寫信給我的小愛人，  
飛走吧，飛到那邊去，

爲了來捍衛祖國，  
我將置頭顱於沙場。  
用你的歌兒替我問候他一聲

爲了來捍衛祖國，  
我將置頭顱於沙場。  
我寧願捐棄頭顱，  
但捨不得祖國滅亡。

怒吼，怒吼吧，雷神！  
請殲毀了那叛納橋，  
敵人犯我邊疆，  
請勿讓其假道。

三個國王相爭，  
弟兄們策馬前行。  
強男如像樹，  
鋼刀鏗鏘鳴。

小兄弟你到那裏，  
我都要把跟到，  
你在那兒掛着鋼刀，  
我便在那裏戴着軍帽。

# 「五四」時代的魯迅先生

王冶秋

## 上：小說部份

魯迅先生早在一九〇三年就開始了他的著譯生活，但到「五四」前後才發揚光大。

可以這樣說：「五四」時代才奠定了魯迅先生日後終身從事文學活動的基礎。他的前期的作品，都是在這一時代里出刊布的，而立刻獲得了廣大的讀者，轟動了初期的



文壇，為中國文藝界放出異彩。

「五四」運動是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知道在大戰期間，帝國主義者無暇東顧的時候，（實際上也並不完全）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曾有一度的抬頭；然而大戰一結束，馬上這塊肥肉又成為爭奪的對象，巴黎和會公然的把參戰國——中國的土地要由德國手中過渡到日本，而中國的軍閥，北洋政府，封建舊勢力始終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打算出賣中國權益，買好洋老版，以便支持它的統治，——這樣激起了中國青年的怒吼，提出來「科學」與「民主」，「反帝反封建」的口號。這運動馬上由北平普遍到全國，匯為一支巨大的洪流。

在文學上起先提出「文學改良」的口號，後來進一步才把「文學」與「革命」兩個字連合起來，成為「五四」運動中主要的號召之一。

「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的，是魯迅先生。他首先響應這個號召，埋頭來作「苦工」，我們僅就當時的「新青年」，他所發表的東西來看，便知他正是為這新時代而呼號「吶喊」。

同時，這一時期，也正是他創作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他的有名的幾個短篇小說，差不多也是這時完成的。

### 小說

狂人日記

「新青年」四卷五期，一九一八，五。

孔乙己

「新青年」六卷四期，一九一九，四。

藥

「新青年」六卷五期，一九一九，五。

風波

「新青年」八卷一期，一九二〇，九。

故鄉

「新青年」九卷一期，一九二一，五。

### 詩

夢，愛之神，桃花。

「新青年」四卷五期，一九一八，五。

他們的花園，人與時。

「新青年」五卷一期，一九一八，七。

### 論文

我之節烈觀

「新青年」五卷二期，一九一八，八。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新青年」六卷六期，一九一九，十一

### 隨感錄

數十篇

「新青年」五卷三期開始，一九一八，九。

### 翻譯

一個青年的夢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新青年」七卷二期，一九二〇，十月開始刊載。（初在一九一九，八月二日起在國民公報刊載。）

工人緩惠略夫

一九二〇十月譯成，收入文學研究會叢書

狹的籠

愛羅先珂童話；新青年九卷四期，一九二一，八月。

此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在其他雜誌發表的有「明天」；一九二〇七月有「一件小事」；十月有「頭髮的故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有「阿Q正傳」等。

正是以「五四」為中心，這四年裏頭（一九一八—一九二一），他寫了這麼多寶貴的東西，可以說：在文藝這方面，他是這時代的號角，也是這時代的拓荒者。

正如魯迅先生他自己很客觀的說道：

「在這裏（指「新青年」）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中記出他怎樣開始了這一時期的寫作生活。他說：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

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密縫裏看那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我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子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邊在輕輕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你可以作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是的，我雖然自由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也是這時代激動了他，使他由「抄碑」的，趨為絕無希望的，「寂寞如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的，……這樣的情況之下，活躍起來，戰鬥起來，一直繼續到他的逝去。

在這以前，他早在日本的時候。就會經叫喊過，他會以「斯巴達之魂」來鼓勵我們國民與起圖存；他會經介紹「鉅」（即鍾）來鼓勵我們國人作科學的研究，並翻譯了科學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來誘致國人研究科學的興趣；他又以文藝可以醫治一般人的愚昧，於一九〇六年開始了文藝活動，最初籌備過「新生」，未出版就夭折了；後又在「河南」雜誌寫過「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見論」，「摩羅詩力說」；一九〇八年開始譯介英、美、法、俄、波蘭、波思尼亞、芬蘭等作家的的小說，後來集成「域外小說集」；一九一二年更寫出一篇小說：「懷舊」。

然而他經歷了「辛亥」革命成功而實際上失敗以後，還對於一個嚮往革新的人是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吶喊」自序）於是他有一個長時期的沉默，用「鈔古碑」這一類的麻醉法來消磨時光。

這是他因革命失望而沉默，還有就是他過去的叫喊，得不到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有了這樣的失望，寂寞，所以在民國七年以前，可以說在他是一個「沉潛」的階段，到了民七，在整個的世界中是一個大撕殺尚未完畢，在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剛有些抬頭，反帝反封建，要求「科學」與「民主」的聲浪正在蕩漾，這正是魯迅先生曾經呼喚過的聲

音，所以他又在新的鼓蕩之下來振臂「吶喊」。——於是便有了上述的輝煌的成就。

「狂人日記」，這是俄國果戈理 (Gogol) 在一八三四年就用這題目寫過一篇文字的，「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變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在這篇裏魯迅先生用一個狂人來寫出家庭社會對「他」的迫害，「他」同世人并無什麼夙仇，不過他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興。」於是一般聽到「風聲」的人，便把他當作「狂人」看待了。那社會的「吃人」，舊家族的「吃人」，以及舊禮教，舊習俗，奴性，劣根性，因襲性，聖賢傳等的「吃人」，使他最後呼喚着「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他說：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明白，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他說：

「我咀嚼吃人的人，先從他（指他大哥）起頭；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這下手。」

這就表明魯迅先生當時的主張，要從青年挽救起，要從家庭革命起，來推倒整個的舊的吃人的社會，建設「真人」的社會。

魯迅先生這篇東西，到今天仍沒有失掉它的時代的意義，吃人者仍在吃人，「狂人」却一天天在多數人的心目中成為先驅的健者了。

「孔乙己」，我以為是活畫出一個沒落士人的臉譜，他雖是出入於短衣幫的小酒店中，他却看不起他們，他自以為身價，才學，地位等等，高過眼前的一切；他當然不願屈身於他們的群中拿勞力換飯，他祇採取一個「偷」不能算「偷」的輕而易舉的事情來換取酒食，雖

然他常因此被打，終於打折了腿，以至於嗣後的失蹤，在人群之間失去了這麼一個渺小的供人奚落取笑的人物，是可悲，還是可笑？是同清，還是鄙棄？——我以為作者仍是懷着悲憫的心情畫出這麼一個人間的渣滓。

這樣的渣滓，到現在是否就失蹤了呢？並沒有，而且比「孔乙己」更有過之無不及。而且是讓人只有鄙棄而不會去憐憫了。

像有位黨魁吟詩道：

「亡命江湖念四秋，

朝堂初入淚交流。……」

這種卑鄙無恥的情態，若與「孔乙己」相較，倒顯得「孔」某是確有骨氣得多了。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變過。

這些所謂「黨」。倒是在這一點上還與孔乙己有相同之外。也許是時代不同了吧，渣滓也有香臭之分。

「藥」，是寫革命者夏漱的被殺頭，而一群愚妄男女，在計謀用他的血沾饅頭來治那不洽之症；這群愚昧的人，並不曉得這革命者的血是為他們流的。魯迅先生這篇東西的取材，無疑的是秋瑾就義的故事，夏漱對秋瑾，「古□亭口」，就是紹興城內的「古軒亭口」，不過女性換了男性。他所要表現的東西，我想一則是寫那黑暗慘酷的時代，一則是革命者與愚昧民衆的對照，——這顯示了初期革命的艱苦，同喚醒愚昧人群工作的重要。魯迅先生特別在革命者的墳上，裝點了花環，用意是很深遠的：這樣的死者，應該是榮耀的，應該在大地上的閃灼着光彩。

如今，愚昧的，漸漸醒覺了。而吃人血饅頭救「勞病」的人還有，這也不過是渣滓罷了。不去比它也罷。

「風波」，是寫張勳復辟在一個農村中所激起的小「風波」，趙七爺是村中的「豪貴」也可以說是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他很興奮於張大帥的復辟的消息，將盤在頂上的辮子放下，洋洋得意的威臨小民的周遭，九斤老太婆本已感慨「一代不如一代」，七斤復恐慌於「沒有辮子」，怕將回轉來的「好時代」失去，結果，却是「坐龍庭」不過曇花一現的就過去了，趙七爺又趕忙把辮子盤在頂上。——他最初認為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丈八蛇才，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的蛇才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他沒有想到張大帥終竟抵擋不住時代的長矛。

「朝堂初入」的喜極「涕零」，也無非是趙七爺之流，他們隨時準備把盤在頂上的辮子拉下來的，試問這位大黨魁，民國以來他幹了些什麼，抗戰期間他在何處？而他今日的詩中居然也有「漢奸」字樣，是夫子自道，還是以己之冠，加諸於人呢，至於某某黨中，「玄學鬼」，「保皇黨」汪逆精衛還要考慮的人物，——今日一樣也把辮子垂下來，自命為二三品大員，實在是趙七爺的一脈相傳，何足道哉，——然而魯迅先生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洞穿了這些渣滓的肺腑，倒是使人異常敬佩的。

「故鄉」是記述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返故鄉接母親出來，在家中所見到的人物，事跡。

二十多年沒有見到的故鄉。他「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

人物呢，「豆腐西施」的一張嘴，「貴人」長「道台」短，親戚本家來買破爛，揀便宜，：：：最使魯迅先生難過的，是一位幼年時候的朋友：閩士。他口口聲聲稱「老爺」，魯迅先生說：「我似乎打了

一個寒慄，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

閔士已不是當年「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的模樣了。他的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裂開，像是松樹皮了。」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

魯迅先生他在這篇裏寫出人與人的隔漠，寫出一般的統治者壓榨貧農，使這樣的一個善良勞動者變為「木偶人」。祇有仰望神祇的保佑了。篇末作者說：

「我想：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善良的人，應該有條路可走的；如今，已經有許多人踩出一條大道，只是，有些人，尙未摸索尋得。而今天，不僅使這些善良人飢餓；而且是細細索綁要這些人的生命了。

「明天」是以舊社會的底層被剝削壓榨，欺凌侮辱的「單四嫂子」作主題來表現的。

「她自從守了寡，便須專靠着自己的一雙手紡出棉紗來，養活她自己和她三歲的兒子。」這孩子曾經一面吃尚香豆，一面瞪着小黑眼睛向他說：「媽！爹賣餛飩，我大了也賣餛飩，賣許多許多錢，——我都給你。」那時候，真是運紡出的棉紗，也彷彿寸寸都有意思，寸

寸都活著：——可是這孩子被舊時代的庸醫什麼「中焦塞着」，「火剋金」等等的診斷給殺害了。所謂舊禮教的社會對於這「孤兒寡婦」並無同情，只有欺凌迫害：藍皮阿五仗義幫忙，無非要「伸開臂膀，從單四嫂子的乳房那裏過一下；另外王九媽，咸亨酒店的掌櫃所謂「幫忙」買棺材，僱人，借錢也無非是擠去了單四嫂子的「兩條板橙，五件衣服」，「一付銀耳環和一支裏金的銀簪。」而且「凡是動過手開過口的人都吃了飯。」

最後，剩下單四嫂子孤另的坐在燈下，「紡車靜靜的立在地上，他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覺得坐立不得，屋子不太空靜，而且也太大了，東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圍着他，太空的東西四面壓着他，叫他喘氣不得。」

這時，咸亨酒店吐出最後的兩個醉鬼，——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他們提尖事了喉嚨，唱道：——

「我的冤家呀！——可憐你，孤另另的……」

這就是社會對單四嫂子同情的歌唱，這就是從暗夜過渡到天明魯鎮上一件小事；然而多麼悽涼和空虛，也多麼慘酷和醜陋，也就說明了這是多麼可咀咒的時代。

「一件小事」是寫一個洋車夫，坐車的人和被帶倒的一位老太婆的故事。

洋車夫帶倒了老太婆，他馬上放下車扶起她走向巡警的分駐所，坐車的人覺得是多事，大北風的早上，路上也沒有旁的人，走了不就完了嗎？然而車夫却要自找這樣的麻煩，坐車的人也許就是魯迅先生他自己，他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纔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這裏寫出知識份子與勞工的對照，雖是短短的「一件小事」，却揭開了知識份子的劣根性，和工人的偉大真誠的性格。魯迅先生在篇末寫道：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功，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頭髮的故事」，我以為是借「頭髮」所引起的災難與憤懣，來表現辛亥革命的不徹底，祇是作了很少的一點表面革命工作，社會仍然是封建黑暗的統治。——因為這「革命」沒有使廣大人民獲得解放，獲得利益，所以人們對於這「雙十佳節」也就非常漠然。警察叫挂旗就挂上，天黑了就收旗關門；甚至還有忘了收，挂到第二天上午的

革命祇是使人們的頭髮——魯迅先生便是親身經歷者之一——遭殃，麻煩罷了。

然而，有許多苦幹的革命青年，却在這場被人忘却的戰鬥中死去，或者受着苦刑。

「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裏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裏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着遠志，忽然縱影全無，連屍首也不知那裏去了。」

「魯迅先生哀念這些革命者的犧牲，同時慨嘆於今日的荒涼冷淡。革命的成功在那裏？所以他在篇末借了N先生的口說道：

「……這一切可以說，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

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枝毫毛。」

這也就暴露了封建的黑暗統治，把人民弄得愚昧，自私，頑固，披一毛而利天下是不願的；覺醒的人苦鬥犧牲，而一般人還是昏睡，好像與己無關，並且還嘲笑那些改革的人。——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和舊禮教，舊習俗的種種羈絆，使得革命運動必須要艱苦不懈的進行，才能最後達於成功。——魯迅先生這篇文字就寫出了民國初年一段艱辛的經歷，（有許多是他本身所親受的）令人灰心失望的情緒必然會有的。尅服了這些，繼續戰鬥下去，才是真正的戰士。魯迅先生就是能尅服了這些，而奮戰到底的一個人。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寫成了後日轟動中國與世界文壇的「阿Q正傳」。關於這篇偉大作品，我在戰時曾有一篇文字記述，這裏爲了篇幅關係，暫從略。（上篇完。二九四七，八，二十六。）

本刊第九期目錄

半月間

勝利兩週年 希望的與客觀的真實 歐戰新形勢  
美國的法律 黑市裏的孤島 美裝與戰火 英國的危機

- 美國對華政策之探討
- 關於對日和約初步會議
- 張費王
- 談青年學生之苦悶
- 動亂 緬甸大血案內幕
- 的東 論印尼戰事
- 南亞 在戰鬥中的越南中圻
- 東北現形勢(報道)
- 一個美國人的呼聲(隨筆)
- 秋風曲(三幕劇)
- 感時篇(詩歌)
- 白雲(小說)
- 九月殘草(詩歌)
- 傑克遜將軍記(長篇連載)

本耳民

版出日六十月八年六十

# 明代百僚進退與宦官之關係(上)

丁易



明代政府實

權是握在宦官十二監的司禮監太監們手中，這些太監們成了實宰相。於是表現在政治方面的首先便是操縱內外百僚的進退。有明

一代大臣進身多半和這宦官們有關，雖以大學士宰相之尊，也往往靠他們來援引入閣。如若守正不阿，便立遭斥謫，甚至加以罪名，予以陷害。茲舉奉故籍，剖明原委，先敘宰輔，次及百僚，均按時代先後排列。至於劉瑾魏忠賢當政的時候，正人去國紛紛如秋風掃落葉，內外臣士幾乎全是他們的私人，情形又和其他宦官略有不同，當另為文述之，這裏便不再說。

在朱棣(成祖)以前，宦官們操縱大臣進退的跡象還不甚明顯，這原因是朱元璋和朱棣英狠毒辣，威柄自操，雖然重用宦官，但也能夠控制宦官。到了朱棣以後，統治者們胡塗昏聩的居多，宦官們也就越發猖獗放肆，漸漸地宰輔大臣都不能不俯首聽命了。

宦官操縱閣臣的進退，可以說是開始於朱祁鎮(英宗)時的王振，明史卷

一四八楊榮傳有段故事便可見出：

「正統元年……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雖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答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尙可爲也。士奇以爲然。」

楊士奇楊榮都是四朝元老，在當時聲勢通天，而王振敢當面表示要他們「倦勤」，其權威可想，後來王振雖然沒有「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但王振的力量能夠這樣辦，就連這兩位四朝元老也不能不承認了。

從這以後，明代大臣致身內閣的，就幾乎有一半以上是由於勾結宦官得來的。所以萬曆間何真俊會慨嘆道：「近代宰相不由中官援引，則是營求而得」(四次齋說稿抄)而宦官也特別聯絡那些不和他們搗亂的大臣，推薦給統治者，像朱祁鎮(景帝)時的閣臣王文在掌都察院的時候，按治薛瑄的案件，想討好王振，竟想辦薛瑄死罪。後又辦宦官金英縱家奴不法事，僅僅把家奴

拿來抵罪，金英一點罪名都沒有。所以後來推舉閣臣，王文終於得了宦官王誠的幫助入了閣(見明史卷一六八王文傳)。

這現像到朱見深(憲宗)時更爲厲害，當時有個都給事中李俊曾這樣奏稱：「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資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賈官，彼以官賈財，無怪其流穢四方，而轉輸權貴也。」(明史卷一〇八本傳)

李俊所論是泛指當時一班大臣，至於內閣方面資緣依附宦官的第一個便是萬安，明史述他的進身之階云：「(安)同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尙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驥，自爲同官，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譴簡閣臣，泰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元學術，既柄用，權日事請託，結諸閣爲內援。」(明史卷一六八本傳)

既「結諸閣爲內援」，自然一切都得聽命宦官，見了皇帝也不敢有所陳奏。明史有一則故事——「(成化)七年冬，群見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

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召對。且曰：『初見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賦望，乞如舊便。』帝可之，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觀輅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同上)

既然自己不敢陳奏，於是一切陳奏便都委託宦官，後來有一位閣臣尹直想請見朱見深計事，萬安那時已是首輔，便阻止他道：「往彭公(時)請召見，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以此貽笑。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同上)就因爲如此，所以萬安自成化五年五月入閣，一直到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朱祐棧(孝宗)即位後方被罷免，一共做了十九年宰相，只不過是被罷時却不大體面。明史載：「帝(朱祐棧)一日於宮中得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未嘗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

對，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

安國之。安國既起哀，無去意，  
願直前請其牙牌曰：「可出矣」；  
始惶遽索馬歸第，勿休去。」(同  
上)

和萬安同時而稍後的閣臣，也是新  
綠依附宦官的還有兩個，一是劉吉，一  
是尹直。

劉吉於成化十一年入閣，走的是貴  
戚萬壽的門路。朱祐體初年又勸結南京  
守備太監蔣琮及中官陳祖生，誣陷南京  
御史姜紹孫劉遜金章紀傑曹玉等，台  
署爲定，中外側目。以後彈劾他的人雖  
然很多，但因為他得宦官們歡心，所  
以彈彈不掉，在內閣共十八年，當時人  
管他叫「劉棉花」，比喻他越彈越起。

尹直於成化二十二年才入閣，明史  
稱他「性矜忌不自檢飭」。《明史卷一  
六八本傳》還所謂「不自檢飭」，便是  
依附宦官，當時御史湯鼎就指名彈劾  
過他，說是一「奸邪無恥，黃綠中官進用  
一」。《明史卷一八零湯鼎傳》

朱厚熜(世宗)時依附宦官地家的  
閣臣有翟璉和李時，他們兩人都是北方  
人(翟是京師，李是任邱)，和內庭宦  
官們可以說是同鄉之誼，所以來往很  
密，宦官們也很幫助他們，如翟璉入閣  
，便完全是得力於宦官的吹噓。明史卷  
一九三本傳：

一(嘉靖)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  
在張敬孚，弗與，命再推，乃及璉  
，中貴人多譽璉者，帝遂踰次用之  
。宦官既然幫助他們，他們入閣以後  
，自然也要幫助宦官，朱厚熜擬籍沒朱  
厚照(武宗)時太監谷大用的資產，徵

求他倆意見，他們就很不贊成。

「帝數召時璉入見，嘗問：『都察院  
擬籍谷大用資產，當乎？』時璉皆  
北人，與中貴合，時曰：『所擬不  
中律。』璉曰：『按律籍沒止三條  
，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  
，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  
政先朝，正奸黨也。』璉曰：『陛  
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

翟璉後來丁憂回籍，服闋充行邊使，爲  
了想再做宰相，便在邊地大肆搜括，「  
文武大吏……傾遺不實，事竣歸裝千  
輛用以遺貴近。」(同上)終於得了他  
們幫助，再度入閣。

還有著名奸臣嚴嵩之所以能夠得到  
寵眷，權傾一時，也是由於勾結宦官特  
務的原故。起初他和夏言同在內閣，言  
爲首輔，打算揭發他的兒子嚴世蕃橫行  
之罪，他們父子倆聽到天懼，便跑到夏  
言那里，具跪榻下，涕泣謝罪。夏言方  
才罷休，但這一口氣他當然是忍不下的  
，後來探知當時大特務頭子錦衣衛指揮  
使陸炳也和夏言有仇，於是便互相結納  
，共同構陷夏言，漸漸地夏言便失去朱  
厚熜的歡心，最後終於借了河套事件把  
夏言害死，嚴嵩代言做了首相。(明史  
卷三〇八本傳)還有一次都給事中厲汝

復祥花當閣被議卷二：  
「嵩又事何上意，巧爲迎合，結請  
復祥花當閣被議卷二：  
「嵩又事何上意，巧爲迎合，結請

奄人，徵伺大內動靜密白之。朝夕  
數十至。嵩隨其巨額囊金錢勞之，  
諸奄人德嵩，由是上之疑沒息，  
皆得預聞而爲之地矣。」

就這關係，嚴嵩的宰相竟做了二十  
年之久。

朱載堉(穆宗)時有兩位權相高拱  
和張居正都是依附勾結宦官來穩固自己  
地位的。高拱凡兩次入閣，第一次在嘉  
靖四十一年，這次也是由於司禮太監李芳  
的幫忙，(沈德符野獲編卷九)，第二  
次在隆慶三年，這次也是在宦官們那里  
活動來的。替他活動的人叫做邵芳。

邵芳者號楊朽，丹陽人也，穆宗  
之三年，華亭(徐階)新鄭(高拱  
)俱在告家居，時廢棄諸公商之邵  
，欲起官，各贈金合數萬，使覓主  
者。邵先以錠于華亭，不用。乃走  
新鄭謁高公，初尤難之。既見，置  
之座隅。語稍洽，高大悅，引爲上  
賓，稱同志。邵遂與謀復相，走京  
師，以所聚金，悉市諸瑰異，以博  
諸大璫歡。久之，乃云：「此高公  
所遺物也，高公貧，不任治此奇寶  
，吾爲天下計，盡出囊錢，代此公  
爲壽。」時大璫陳洪故高所厚也，  
因賂司禮之掌印者，起新鄭於家，  
且兼掌吏部。諸廢者以次登啓事」  
(沈德符野獲編卷八)

高拱既得了陳洪的幫助再度入閣，於是  
對陳洪也就特別幫忙。  
「司禮之首璫，時滿保以次當進  
，而保有所恃，不得意于上(穆宗  
)，拱亦畏之，乃緣上意薦陳洪  
，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

而得之。保恨洪，因並恨拱。洪因  
而力爲拱內主，然其人不甚諳書，  
久之以忤旨罷出外。而孟冲掌尙璫  
者也，與兩禮遠，而以劉憲當上意  
，拱復惡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  
拱刺骨，拱亦覺之。」(王世貞嘉  
靖以來首輔傳六高拱)

但是這位馮保却又是張居正所謂相勾結  
的。當朱載堉得病的時候，張居正便和  
馮保有所計議。

「居正察知上色若黃葉而骨立神朽  
，慮有巨測。爲處分十餘條札，面  
封之，使小吏持以投馮保。(按明  
史三〇五馮保傳作「穆宗得疾，保  
密屬居正豫草遺詔爲所見」)即有  
報語者，亟使吏跡之，則已入矣。  
拱亦不知爲何語，第惡甚。至開面  
詰居正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  
事不以爾我言，而屬之內豈何也？」  
居正面發赤不能答，乾笑而已。  
(明史馮保傳「居正面亦謝過」)

「(首輔傳七張居正)  
這位高閣老究竟人太老實一點，以爲張  
居正真的「謝過」了。事事還是和居正  
商議，不料這一商議，便商議出禍事  
來了：

「上(朱明鈞神宗)方諱，拱有  
請必報可，以爲能得上心，而職所  
善言官四五人疏論保，謂必下，拱  
即擬旨逐之。而使其心腹韓梅報居  
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  
」居正陽笑曰：「去此閣若虜鼠耳  
，即功，胡不世也。」而陰使人弛  
報保，得預爲備，而逐拱。」(首  
輔傳卷七張居正)

馮保是怎樣一預爲備呢，便是在太后面前說高拱的壞話，原來朱載堯死時，高拱曾在內閣大哭說道：「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馮保便把這話轉達給太后，却將語氣改變了一下，說是「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弄得太后大驚，太子（朱翊鈞神宗）也變了色。

（明史馮保傳）結果計議一番之後，「明」謂羣臣入，宣南宮（太后及朱翊鈞生母）及帝語。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宜詔，則致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馮保軍用宣武門乘傳，許之。（明史卷二二三高拱傳）

「遺使由宦官起家的高閣老，結果還是由宦官丟了官。」

至於他那位政敵張居正呢，勾結宦官的本領比他更大。穆宗在裕土邸時，他侍講讀，那時便與邸中宦官勾結，而一邸中宦官亦無不替居正者，而李芳數以間帝，頗及天下事。（明史二二三本傳）穆宗登極，他便入閣，越發詔事李芳，傾軋同僚。

「居正故所獨厚者司禮中黃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而當懲者，（李）春芳顧而曰：『當何處？』居正遽曰：『不過示責而貸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語。而戰戰居正以片紙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即上貸之，恐有繼言者，須請罰而後可。』芳請於上改停二月俸，而春芳後謂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發。春芳芳以強諫失上意，秋，錮之獄，而居正小屈。」（首輔傳卷七張居正）

居正失去了李芳這一內庭路線而挫折了，一些時候，不久便另行投了馮保，馮保保他，結好州宮太后，趕走了政

敵高拱，自己登上了首輔寶座。居正本是個幹材，在十年首相任內，很替統治者做了一些事，明史稱他「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並其振舉，不可謂非幹濟才。」（明史卷二二三本傳）但這些「振舉」的事業，若不是馮保在內庭幫忙，也還是不行的。明史卷三〇五馮保傳就說：「居正固有材，其所以得委任專柄者，由保爲之左右也。」所以居正在首相任內，對馮保一貫是傾心結納，諂媚備至。從底下的一件小事便可看出。

「留都之小閣醉辱一給事中，其具已執而榜笞數十，請旨繫治矣。而他給事中多上疏而究問，其語激，居正取其尤激者，繕卷呈請之外，而謂其欺幼主不道，意以悅馮保也。」（首輔傳七張居正，按明史亦載此事，但較略）

還有一件小事也可見居正媚事馮保之無微不至，在朱翊鈞幼年張居正威柄獨操，權傾天下，中外官吏紛紛獻媚，敬以異禮，如邊將戚繼光位列三孤，李成梁受封五等，上書居正竟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叩頭跪察」。（野獲編卷十七）但受這個帖子的居正拜謁馮保時所投的帖子，却是自稱「晚生」——（見王世貞風不離錄。按沈德符野獲編卷九謂「弁州此語最爲孟浪」，然沈氏亦無佐證張氏未投此帖，而弁州固云蓋偶一爲之也。）

還有張居正不僅勾結馮保，所有的宦官，他差不多全有勾搭，野獲編卷九有「江陵始結宦官」一語，說得最爲詳盡：

「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瑞馮保力，海內能說官之。至其前後異禮，皆假手左翰。即就事情一事而言，其

始開也，上遣司禮李佑慰問於邸第，兩宮聖母則遣太監張學舉等賜酒饌。其子代歸治喪，則司禮魏朝附入楚歸賜。其身給假歸葬，上遣司禮張宏郊送，司禮王孫登「帝寶忠貞」銀記賜之。聖母則太監李用賜路費，神子李旺賜八寶，充賞入之用。其還朝也，上遣司禮何進迎勞郊外。其太夫人就養也，則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禮李佑郊迎，聖母則遣魏朝陳相賜衣飾珍異，又命太監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即吉，上使司禮張宏引見於慈聖仁聖兩宮，旋使宏侍賜宴。其滿十二年也，又遣司禮張致毅與諭。至其致也，又遣司禮陳致毅喪歸。益一切殊典，皆出中黃入手。而最後被彈以至籍沒，亦以屬司禮張致，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乎！」和高拱張居正先後同在內閣的還有股士傅和魏維四兩人，股士傅是籍宦官陳洪的力量取中旨入閣的（明史卷一九三趙貞吉傳），而

是張四維則是得力於馮保，這是馮保親口說的。

「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維以無故事維之，擬降弟姪一人都督金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明史趙保傳）

從此馮保便不高興張四維，而一些和張四維不對的人，便趁勢與風作浪，有一次竟逼得張四維引辭職，朱翊鈞下令慰留，命令剛下來，「御史張問遠復劾四維，四維答，求保心腹徐爵張夫受賄保，保意稍解。」（明史卷二一九張四維傳），這據張四維才算安下心來供職。

朱由檢（莊烈帝）時閣臣更易極多，十七年間，竟達五十餘人，其中首輔周延孳溫體仁陳演張至暨等部和宦官有勾結，溫體仁曾勾結監視宣府太監王輝彈劾周延孳。（明史卷三〇八周延孳傳）而周延孳再度入閣，又是吳昌時爲之「交關近侍」得來的（同上）。陳演在翰林院時即勾結宦官後來入閣宦官曾大爲幫忙。明史卷二五三本傳稱：

「（演）初入館，即與內侍通。莊烈帝簡用閣臣，每與發策，以所錄對視能否。其年崇禎十三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許問諸事，密授演，條對編稱旨，即拜禮部左侍郎。後東閣大學士，與謝陞同入閣。」至於張至暨，據楊士聰玉堂書記卷上云：「近日張濬川（至暨）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曹化淳，實有此事。濬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此苟且之事。」其實詞林出身的人幹這種苟且之事的也正多，上面所敘諸人，大部分都是詞林出身人物。

以上這些內閣宰輔，都是由於勾結宦官得來，或是依附宦官來保全自己的位置。如若方正自持，不和他們勾結比附，那麼他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予以打擊，必須使之退休甚至斥謫下獄而後已。朱祁鎮時閣臣楊士奇楊榮以三朝元老的地位，王振竟敢當面暗示他們自動退休，前由已說說過，其實還不上此，王振且曾經打算陷害過楊榮的。明史卷一四八楊士奇傳：

「靖江王佐教私饋榮金，榮先着義力解之得已。」（未完）

（未完）

# 法蘭西文壇一瞥

## 戰後歐洲文壇現狀報道之一

美·L·拉尼亞作  
黎·晞·紫譯

拉尼亞 (Leo Lania) 是美國「星期六文學評論」歐洲旅行記者，這是他回到美國所寫的歐洲文壇現狀報道。原文刊本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六文學評論」。拉尼亞也是兩部報告文學「最黑暗的鐘點」與「今天我們是兄弟了」底作者。除標題與分段小標題係譯者所加外，其餘完全照譯，一字未移。

### 量多質少



巴黎底「報難」(Ricochs) 差不多是被埋在報紙和雜誌的叢山下的——沒有一個人對去年新出版的週刊能按

圖索驥說清數目。就以出版商來說吧，巴黎一地已增加到一千家！缺少紙張和白報紙，所有日報都以四頁為限，所有出版商都為困難而抱怨——缺乏人力，生產價格高漲，尤其是燃煤不足逼使大多數印刷家每週停工兩天節省電力——然而，單行本，文藝雜

誌與藝術評論等刊物川流不息地從印刷所流出來，數目愈來愈多了。還是法蘭西今天所有的許多矛盾現象之一。

無疑地，文藝的飢荒是真實的。法蘭西如今也許比過去任何時期讀物還多，但這些文藝產物數量，較之質，給人更多印象。事實上，人們對目前文藝作品精神的空洞是頗感驚愕的；則今天，還沒有一個有偉大前程的新作家嶄露頭角，也看不出有一種重要的文藝或藝術運動興起的跡象。

### 存在主義過時了

###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呢

？兩年前誕生，現在已經過去了，已成昨天的「時式」。沙特爾 (Jean Paul Sartre) 底有限的幾部劇本和卡繆 (Camus) 底有限的幾本中篇小說，還是那被稱為新的「精神革命」底唯一成績。沙特爾和卡繆兩人都是有才能的作家，有沒有存在主義對他們無關緊要，然而，沒有這新的標記以及圍着這標記而樹立的希望，他們底小說與劇本也許不能一下子吸引到普遍的注意吧了。

### 沙特爾底成功

除了「門戶緊閉」(Huis Clos

，美國百老匯演出時譯為 (No Exit) 外，沙特爾底另外兩部劇本在巴黎舞台上也獲得了成功的演出。「沒有墳墓的死者」(Les Morts sans Sepulture) 刻劃出半打抗戰戰士在等待槍決時的苦難，疑惑和英雄氣概。像他其他劇作一樣，這劇本在一種巨型電影的形式中是頗為生動有力的。這裏沒有說明反納粹鬥爭的理由或其基本問題的企圖，戲劇性的衝突——一個對自己理想有強烈信仰的人如何能克服肉體的痛苦和虐刑的恐懼——可以同樣適用在納粹主義或反納粹主義底角色，可以給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同樣有效的風采。劇作家阿爾薩，薩拉克魯 (Armand Salacrou) 在他底「憤怒之夜」(Nuit de la Colere) 裏用更有趣的方法和更深刻的理解處理了法國地下軍的戰鬥題材之暴露了，像我們這樣的時代，為什麼一個不能保持中立，而不失他精神上的純潔，甚至他人性的完整。沙特爾底另一部劇本「一個可敬的娼妓」(

(La Putain Respectueuse) 處理的是美國黑人問題。那是天真無邪的笑劇。由一架真空洗濯機賦予了無限濃烈的地方色彩。伊里亞，愛倫堡在批評蘇聯革命初期梅葉爾特劇場演出的某一劇戲的成功時，他說明莫斯科全城人士奔到梅葉爾特劇場去的原因，就在那時莫斯科還沒有一座電梯，而那部戲劇的舞臺裝置裏有一座活動電梯，我猜想那喧嘈的真空洗濯機使巴黎觀眾着魔似的，那原因是相同的。

## 成功由於真空洗濯

機？

「門戶緊閉」底劇情寫一個聲名狼藉的姑娘和她底一個顧客，一個上等社會的青年公子的糾葛。那青年底表兄弟在火車裏碰到了兩個黑人，因為他們處身在白人中間而激起了他的怒火，他把一個黑人殺死了，但另一個黑人逃了。爲了使表兄弟逃脫暗殺的罪名，那姑娘被各種恐嚇與威脅強迫着，要她控告那兩個黑人

強姦她，那樣，那後來出的暗殺可以被視爲保護貞潔的白種婦女的行爲了。娼妓不願意簽署一種偽造的證明，但是她那顧客的叔父，一個參議員，加以干涉了，並且要說服她，「爲了美國」她必須那麼做。參議員，姑娘，警察和兩個黑人，只有一點像美國人而已。只有那真空洗濯機看上去是真的。

## 一般作品的傾向

大多數年青一代的小說都處理着「抗戰」的題材：法國地下軍，反抗德國侵略者的鬥爭，以及解放，這些作品大部分表現着共產主義的，或者，至少，表現着強烈的對左派的同情。史洛孔勃 (George Slocumbe) 在評述那些寫得很好的小說中的某一部作品時會說明這個傾向的理由。他批評的那部分是年青的克那柏 (Jean Kanapa) 所寫的「彷彿是全面的鬥爭」(Comme Si la Lutte Entire)，書評刊在巴黎版的「前鋒論壇報」：

「人們也許不會贊成共產主義，人們也許會悲歎共產主義的政治戰略，人們也許如饑如渴地期待着人道的自由主義的重來；但是人們不能無視事實，共產黨，這個不受別黨請難也無可請難的「武裝的政黨」(Parti des Armées) 實是最有紀律的，最現實主義的，抗戰中最有犧牲性的政黨，事實是冷酷而殘忍的。他們一旦認識以後，那是很容易去理解共產黨的力量。」

## 阿拉貢和馬爾洛沉

默着

意外地，兩個左翼方面最優秀和最具有才能的典型人物現在奇怪地沉默起來了。安德萊，馬爾洛 (Andre Malraux) 完全和共產黨分開了，他在戴高爾手下經歷了最顯赫的軍事生涯以後，他做過短時期的宣傳部長。在過去幾年內他沒有發表過一部新書，只出過一部舊作品的選集。在最近幾個星期內，他底一部新分「藝術心理學」(Psychologie de l'Art

) 即將問世。這是古今畫家與雕刻家底艱難研究的一個心理學上的問題。阿拉貢 (Louis Aragon) 共產黨底桂冠詩人，最近成了共產黨報紙猛烈攻擊的目標；他底過失似乎在沒有緊隨着黨底路線。他底下一部新書已定於明年一月初出版，書名是「貝爾，鋼託底編年史」(Chroniques de Bel Cantou) 那部書底主題將證明不會引起非難而緩和他和黨底糾紛。然而凡事是難於逆料。

## 英美文學風行一時

對外國文藝底興趣也在繼續增長，尤其是英美文藝，正受着極大鼓勵。在戰前，譯本是不很受一般讀者歡迎的，如今在法國出版商底書目裏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最成功的兩國外國作家是郭斯勒 (Arthur Koestler) 和米勒 (Henry Miller)。郭斯勒底劇作是一落千丈，但他底小說與散文却流傳極廣，而且在他底一個「沙龍」裏成爲談話資料。

# 助學運動的一角

王以章。

在高物價的壓迫下，多少青年學子遭受了失學的威脅，最近幾天來，京滬平津幾個大都市的大中學生發動了一個助學運動，也就是自救運動，他們向社會募款以補救清寒同學，據悉北平一地已募得五億元，這實在已不小數目，由此可見社會上仍然有着同情，雖然現在是這樣一個道德衰落的時代，以下是我京師學所記助學運動的一個場面，特為刊出作為「時代的記錄」。

## 改變戰略

編者

開面，是以小隊勇氣了。  
為單位，個人單獨行動。搖着小紙旗，開來的汽車漸漸停下來了。  
「請幫忙清寒同學，買一個助學章。」  
「走！」主人一聲叱咤汽車又急馳過去。  
商店裡，經理，老闆，掌櫃對着你的商說他們都出去了，沒有人主事。  
攔住一個行人，講解，收錢，給了助學章，再道謝，另外的九個走掉了。  
因為大家有個想法，誰不願意買一個榮譽助學章？能夠坐汽車的自然不在乎高把塊錢，但事實並不知此，於是，改變戰略。

## 事務工作

大隊辦公室的白牆上貼着一幅「推銷助學章小隊成績表」。會計員在下面喊：「第二小隊，第二小隊大家，要吵，第二小隊六八六，嘈雜的聲音仍然壓倒一切，準備填寫成績表的老元不得不跳下椅子，把會計員手中的紙頭搶去。」  
「第三小隊一百萬，第三小隊萬歲！」  
立刻，裏上的第七小隊頂下出現了 1,110,000 第三小隊首領了。  
「第七小隊領着高興，大頭在後面呢！」老元頭頂着椅子做一個鬼臉，椅子失去了重心，幾乎把他摔下來，又是一陣哄笑。  
趕着繳納的小隊長在椅子的扶手上，擺着票子，紅藍的助學章，會貼，翻上

亨利，密勒，被他底朋友們稱為比勞倫斯和喬叟 (Joyce) 這偉大的作家，自從他底英語著作被譯成法文後已成了非常通俗的作家。十多年來，「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南回歸線」(Tropic of Capricorn) 是英美旅行者熱烈搜購的「禁書」。現在，「道德與社會行動同盟」(Cartel d'Action Morale et Sociale) 已向法蘭本出版商提出控訴。法院將審理米勒案件，然而，同時，他底譯本銷路之廣，連印刷都趕不上了。在報紙期刊裏引起的要決定米勒底小說有沒有文藝價值或僅是譁淫的猥褻文學的論爭中，「一周」(Une Semaine) 雜誌已引證了伏爾泰底話：「疲倦底秘密是說出一切事情。」我是一個必須自白的人：我不能讀完他底「北回歸線」。

## 電影獎的風波

郭都 (Jean Cocteau) 事件很少引起社會注意，那事起因於郭給自己所寫和導演的一部最近的電影片：「美人與野獸」(Belle et la Bête)。那是一部陳

舊的童話片：一個小姑娘的仁慈和善心使一隻醜陋的野獸變成了一個俊美的王子。那部片子有少數美麗的畫面，但就全體而論，那是我許多年來所看到的一部最無聊的電影，缺乏真正的天真和詩意，當然不會引起什麼衝動的。然而，郭都以此得了「德呂獎」(Prix Delme)——最重要的電影獎——於是引起了爭端。在審判官宣讀審決書後，反對的聲浪突發起來，郭都的一個老朋友和支援者，一個記者，約翰生 (Henry Johnson)，被反郭都隊裏的一個戰士所擊倒了。實際上，沒有人受傷，約翰生依然回到他「連鎖語言」(Carnet Enchaîné) 的寫字桌上了，那裏，他正領導着反對關閉巴黎妓院的一個猛烈的論戰；郭都却把拳擊事件稱為「已經開始的偉大門爭中的一個小插話——那是多數和少數之間的鬥爭。」

全部的插話似乎在提醒一件事，就是法國的一句老古話，還沒有失效：「變化愈多，愈變成同樣的東西。」這種騷擾與衝突，以及郭都的聲明——這一切，也都可以發生在一九三九年。

孫雲雲的放著他的鋼筆。  
翁太婆摸著上海腔的國語叫著：「收錢，收錢」，漲紅的臉孔上凝著一層汗水。

會計員告訴他，「先到那邊註冊，Check 你助學章的數目，寫清單，不然不收錢」。

翁太婆罵了一聲「官僚」，但是「註冊」的地方擁擠了大隊長，只好推一推眼鏡，找個空椅子坐下，把助學章再數一遍，大概是發塊了什麼錯了，又在記事本上簽個字。

翁太婆繳清了賬，看看成績上在十四小隊的名下寫著 \$65,000，笑了。超過八十五萬是有獎狀的。

老馬還在那裏點票子，翁太婆問他「賣了多少？」

老馬仍然專心的數，一下子，忘記了數目。「滾！滾」，推走了翁太婆又坐下去。

翁太婆却不走：「小子，賣了幾洋？夠不夠賠的？詩人做事務工作，受洋罪。」

### 改良主義

樓下的寢室裡，老羅在講話，大概是給一場辯論下總結吧：「團結就是力量，這是不可磨滅的真理；而團結正是我們學生自己，領導權不是在別個手裏，是在我們同學自己的手裏；所以這個運動的成功是學生的力量的表現。所謂改良主義是什麼東西呢，是把自己的要求放在別人的恩惠下，想走最省力氣的路子，不信任自己的力量，不信任團結的力量，但是這次的助學絕不是這樣的路子，絕沒有改良主義的氣息。再說，在策略上我們有理由在最低的水準上爭取廣

泛的同情，這同情自然值得感謝，但還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爭取來的，我們不能認為爭取同情就是改良主義」。

牛娃子呼的從地板上跳起來，拍著腳的打著成部官話說：「老羅說得道理得很。咳！下午在王府井包圍住一個軍人，階級還不小，他說，『政府允許你們這種行動，你們以後要擁護政府，對不對？』我們想了一下，大家一塊兒喊：『好』；他又說『軍人也捐錢給你們，你們以後再不要反對我們，這一次捐錢給你們，下一次再不要讓人家利用了』好，好，好，可是他騙了牛娃子，掏出二千元買了一張藍的。」

「爲了二千元錢受了一番訓」，小王向他開玩笑，牛娃子顯然生氣了：「你狗兒的胡說，唾沫星子噴了臉上的老王一臉，我們的目的是捐錢，不談政治問題，如果什麼反飢餓反什麼的，豈不要正面衝突起來？」

小王爲了證明他方才的確是在開玩笑，說：「據我看，這次的運動最主要的收穫是給我們認識社會的一個機會。一連大菜間那真是豪華，豪華！長長的餐桌，一邊四五十人，高的，中間凹進去的玻璃杯，裏面裝的紅的，黃的，藍的，白的，黑的，各色各樣無奇不有的酒，男士們的臉蛋兒白中透紅，女士們袒露著肉香四溢，啊呀呀，乖乖，可是一萬的，五千的，甚至於三千的糖果，一包不買，你看那板著面孔，皺眉，皺起小紅嘴那一付付的怪像吧，我真要笑死了。改良主義，你想改，人家偏不讓你改！」

講：「在北京飯店裏，那才真叫豪客兒，萬元一張的，一拿便是一整連兒，好說歹說請他買一包糖，他抽出一張來，還要我找五千，他的朋友要打開看看，他趕忙攔住，說：『別動，擺著給他們看，省得他們再來』，等我轉回來再看，人已經走了，茶房正收拾桌子，那包糖還擺在那兒，真他媽的好像裏面有了毒藥。」

沉默著的老馬說話了：「你們往無恥的地方跑，自然只看見無恥，我最反對你們不分對象，一概而論，公務員，市民多半是同情我們的，不過他們沒有多少錢好捐。唯有窮人才肯幫忙窮人，讓窮人拔一毛而利天下，豈非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這本來早有定論，你們這嘮叨叨的說什麼認識社會，真的連這一點都不懂，要證明釘子才明白，那證明不了的，只證明你是天大的混蛋。睡覺，睡覺，」老馬連忙強調睡覺，他怕大家對他羣起而攻之。

恰巧在這個時候，老畢進來宣布：「中小隊長在辦公室集合開會，總結今天的經驗，起來，快點去，別裝羊。」

「十二點半，明天見。」

「不去，狗兒的幹麼早不開會。」

「Get Out 老畢，Get out 老畢，」老畢混蛋。」

已經睡熟了，抬著惺忪的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老畢給楞了一下子，莫明其妙，忽然用極大的氣憤說：「他媽的，王八且才去」，摔上門，走了。老馬懶懶的坐起來：「走，給人家走，喂，起來，工作第一」。小王在旁邊笑了，學著老畢的河南腔：「他媽的，王八蛋才去」，他既不睡。是中小隊長，又不是中小隊長，拉上被單，（八月二十七）

### 美麗的山嶺（西班牙）

最美麗的的山嶺，  
是康涅底底山嶺，  
成年成月地，  
滿開著珠寶花英。  
姑娘吧，你的愛，  
給我吧，我的愛，  
在秋天和春天裏，  
小兒散播著芬芳，  
顏色擦得最鮮明，  
姑娘吧，你的愛，  
給我吧，我的愛，  
花朵是已經拆下，  
我要揚了它出行，  
它是個小姑娘兒，  
我的愉快和我的光榮，  
姑娘吧，你的愛，  
給我吧，我的愛。

### 囚徒（立陶宛）

啊，在那青蔥青蔥的森林裏，  
有一道監牢，  
就在這監牢裏，  
有人把年幼的小兄弟關鎖著。  
在那裏他永遠不知道，  
是不是冬日過去，是不是春天  
來了；  
永遠看不見光明的太陽，  
既不見日出，又不見日落。  
我放一隻金環在籠上，  
也好許我能在那裏開一扇窗子，  
我想放那小兄弟見一見太陽，  
我想放他知道有嚴寒的雪花，  
我想放他幾朵鮮花在牆頭，  
好通知一聲他那夏日的東裝。



# 山西，暴風雨中的孤舟

(太原通訊)

任琦



就目前各省區的處境

來看，山西可說是最為艱苦的。他不像山東河北甚至東北，這些地區縱然也是烽火遍燃，共軍主力據據所及之地，然而牠們交通方便，增援較易。而山西在形勢上却處於絕對孤立的境界，牠實際上是孤軍奮鬥。

但山西的局面，雖處於四面環攻之下，仍然屹立不搖，苦撐至今。這其間絕無僥倖，牠確實有牠自衛自存的條件，願申述一二：

## 民主集權

不瞭解山西的人或者是只知其一的人，以為山西是專制，這不過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看法，其實山西是有民主而沒有專制，無論是政治的施行或者是經濟政策，都是由省當局提出來，經村閭鄰層層徵詢了人民意見，人民認為需要，然後再由省當局來實行，省政府不過是執行的機關，所以說在山西是「人民至上」「民主第一」。「兵農合一」和「平民經濟」這兩個新政策都是根據人民的需要，才實行的。

在山西新的政治施行和經濟政策，在實行前由人民提出意見，公開討論，而後試行辦理，在試辦成功後，多數人當然擁護實行，假若有少數人來破壞，一定要受多數人的制裁。所以說：在一個政策實行之先，由人民「公開討論」「任意取捨」，且經過多數人同意，由省縣當局來執行，少數假若意圖破壞，那麼省縣當局必是為多數人的生活安定，一定要來制

裁少數人的。

## 兵農合一

生產與戰鬥合一，這是山西在田賦徵實（全國已仿行）後的第二個新政策，在抗戰時期，山西省當局為「足食足兵」，以備為民族爭生存，所以才創立了這個「兵農合一」的新政策。「兵農合一」是根據「兵役法」和「土地法」而產生的，實行後不但能完成了「足食足兵」，並且把土地問題和兵役問題也解決了。

「兵農合一」是生產與戰鬥合一，一面生產，一面戰鬥，捍衛國家不患無兵，建設工業不患無工。「兵農合一」互助的實行，能夠作到「打仗的人多，生產的人多」，並可以將「國防問題與土地問題」併為一談而處理，「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熔為一體而解決，對內「消弭階級鬥爭於無形」，對外「防國際侵略於未然」。實行「兵農合一」也就是「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的實現。

## 平民經濟

戰前擁有一百零五縣的山西，現在已經剩了不到三分之一。在這不到三分之一的縣份中，能夠保持原狀的為數無幾，大部被共軍滋擾著，僅是政令的推行能夠到達而已。閻兼主席為了保衛山西，屏障西北，堅守這幾個不完整的縣份，和共軍正面對壘，業已數年于茲，厥力尚偉，用心實苦。軍事上的配備，固然不能夠須臾稍懈，而敵方的經濟壓力，更是防不

勝防。

閻兼主席為了防止經濟的崩潰，特遵照中央施政方針，配合山西的實際形勢，訂立了一種經濟實施的新政——平民經濟。一面用政治的力量來管理經濟的發展，一面發動人民的互助以促進生產與戰鬥合一，雖然距離「自給自足」的目標尚遠，但是，在物價管制方面，却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自從「平民經濟」施行以來，物價的上昇，最多不到半倍。

物價的波動主因，大抵基於糧價工資的上昇，閻兼主席便針對這一點，在限價開始之初，便首先，由商人規定食糧價格，由人民議定房租價格，實行簡化生活，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物價持平，人心穩定，不然的話，現在的白麵在太原一斤恐怕要二萬元了；更規定了「各階各行」，根絕了「賣空買空」；規定了房租，減少了房屋問題的糾紛。「平民經濟」的實行，也可以說是三民主義的「節制資本」的實現的。

山西現在雖然成了個「陸上的孤島」，但是人心安定，因為人民信賴當局的政策，要信賴當局的的能力和眼光。

有人把目前的山西比作暴風雨中的孤舟，從環境的險惡上說，這比喻是相當妥貼的。但幸而山西人民有一個老舵工，他們信賴他的能力，相信一定能同舟共渡，歷經艱辛而到達彼岸，不管風暴有多麼大。

(八月二十日寄自太原)

# 秋風曲 (三幕劇)

(續)

吳雪

王：(急轉) 那種，剛才我手裏拿着的，一轉信，掉了的。

妻：我也看見是從信裏掉出來的。

李：這信……

王：這，這明明是從我手裏掉了的，你看，這上面還寫着王保長三個字，看：王——保——長。

妻：(隨着念) 王——保——長。

李：(點頭和信)

妻：是信裏……

妻：別亂說，你們不懂事。

李：王保長給哈哈信是那裏來的。

王：(念信) 父母大人膝下跪……

李：(喜口意外) 囉，是老大來的。

妻：王保長，快念快念。

妻：大哥來信了。

鳳：(同時) 大哥有信來了。

王：(念) 稟者，男自那日一別，偶一不慎，一言難盡。今在成都省上桂芳哥團部當副官……

妻：副官？

鳳：大哥做官了。

妻：二老表那裏。

王：(念) 今寄回大……呢！

妻：寄回什麼呀？

鳳：大什麼！

王：啊，不對，不對，今哪，並未寄回大洋兩千元整。

妻：沒有寄回來還說他幹什麼！

王：是呀！只因哪，偶染重病——

妻：怎麼，得病啦？

王：臥床呢，不起，還望麼，大人寄來兩千元整，只好作回家盤川之用。

妻：什麼？還要寄兩千塊去？

李：又是來要錢的呀？

王：(想了一會) 啊，是這麼回事：你老大麼，在省上病了，要你們給他寄兩千塊錢去，他好回家，就是這幾句話。信拿去(還信，將匯票自己收下) 這是我的條子。

妻：老頭兒，這可怎麼辦？

李：又是我的事，是不是？人病了，總得把他接回來呀，這還用得着說？

妻：可是錢呢？

李：有什麼辦法，賣兩担新穀吧！

妻：什麼？現在穀子賣不起價，賣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怎麼辦？

鳳：可是大哥病了，總得讓他回來呀！

妻：唔！

妻：還是向外邊借吧，爹，你的……

李：我那裏還有錢？我的錢是水裏的月亮，看得見可拿不着。

(大家默然)

鳳：就跟王保長借嘛！

妻：(就王前) 王保長，我們家裏的事，你老人家都看到的，現在我們老人在省裏病了，家裏一時又缺

現錢，想跟你老人家先通融兩千塊，登兩天就還你

王：(半晌，從躺椅上起來) 哦，你們要給老大兌兩千塊錢哪？

妻：是呀，是呀！

王：噫，小事，早怎麼不說？沒有問題，我借你兩千，先給你們老大兌去。你不是還要買糖要麼？還要寫封信麼？還要買郵票麼？

李：(連忙湊上來) 就是，就是。

王：好，全包在我身上，我王保長全給你們辦了就是了。

妻：(感激之至) 真是費你老人家的心了。

王：暖，沒關係，自己人嘛，沒關係。

李：真是多謝了。

王：到了月底，連本帶利，一起就算四千塊好了。

鳳：呀？那麼幾天還要這麼大的利息呀？

王：唔，你這個小妹妹，說得倒輕巧，不要利？現在誰把錢擱在家裏呀？物價那麼高，經縣裏那個平價委員會那麼一平呀，東西就像打滾一樣的往上漲，一天一個行市。現在的錢，在家裏關一天，就要賠這麼長一截，(作手勢) 不要利，敢情好！

李：王保長，就是要利，也要不到那麼大呀！這個跟斗可翻得太兇了！

王：唔，本大爺話可說在頭裏，這錢是你跟我借的，不是我要借給你的。你話就借，不借算了。(故作要走狀，李等隨後在台上亂轉)

李：你太過份了。

王：什麼過份？你找我的，又不是我找你！

妻：真是我的命了！

王：什麼話！俗話說得好，生意不成仁義在啊。

妻：這件事總得王保長多幫忙。

王：幫忙，幫忙，可不能讓我倆血本。

鳳：太狠心了！

王：什麼狠心？你借，就借，不借算了，又不是我的事。

(要往外走，鳳把他攔住，)

鳳：別走，別走，商量商量嘛。



王：是不是？我準知道你這傢伙靠不住！錢呢？

潘：（支吾）……

王：（冷笑）嘻嘻，對不起，錢是，我花啦。

潘：什麼？花啦？那不行！

王：隊員，我實在一時手頭緊，要不然我姓王的也決不能幹，這樣的荒唐事。

潘：（轉了個念頭）李家才出一千塊，不行呀！

王：那不行，錢清就的，你再去騙一騙。

潘：不騙隊長說，我跟他眼前正有一點糾葛沒有了，

王：跟他去提這件事，那……

潘：（憤然走去）

王：（目送他走遠，向地下吐唾沫）媽的！老麼吃麻

法？聽你拿辦法來！

潘：（從背後悄悄溜出來）

王：（面頰見潘）嘿！潘麻子，是你，嚇我一跳！我

正等你呢，你鬼頭鬼腦的，幾時來的？

潘：等我什麼事？

王：王大爺遠遠的親自上轎上來找你，誰不能沒有

事。

潘：什麼事，你不說我卻知道，是不是又要找我當壯

丁？

王：這小子！

潘：是不是？嘻嘻，我一猜就準粘着。可是王大爺，

這差使我當不了，這次你另請高明吧。我上了兩回

當還不夠？

王：怎麼上當？

潘：剛才我還在後邊，一五一十早給明白啦，頭次人

家給你四十二，你才給了我五百，二次是三千，每

才給了我二百。王大爺，恭喜發財，你真是閻王不

嫌鬼瘦，吃到我名下來啦。

王：潘麻子，就憑你嘴吧兩塊皮，說得倒輕省。發財

，那麼容易？你來發發看。剛才沒聽見！人家虛傳

是還不容應嗎！你當還是好兒兒的？

潘：得，得，王大爺，錢多錢少咱們不揭短，就是當

壯丁，這日子可不是人過的。我給你說呀，你剛一

入營，不能馬馬虎虎開小差吧，好歹得待住上個三五

天，哎呀，阿彌陀佛，洋匪可就來了，夜裏睡覺呀

得把衣裳褲子都脫得光光的假上去，團在高黑屋子

裏，動也動不了。一天吃的兩頓水湯稀飯，餓得肚

子裏咕兒咕兒的直叫。要是一換地方，拿繩子一個

一個捆起來不說，肩膀上還得讓你背上一塊大石頭

。王大爺，你說這差使可是人幹的？

王：真有你的，聽到風就是雨。誰說要你當壯丁啦？

潘：不要我當壯丁，你老人家還有什麼好事？

王：你坐下來跟你說呀！

潘：好好，你老人家講吧。

王：王大爺，知道不？他前了我兩千塊錢……

潘：什麼？王大爺跟你借錢，別吹牛啦！我潘麻子雖

沒有見過王大爺，可他的名兒有誰不知道？人家是

有名的拿錢放利的主兒，會跟你借錢？

王：不是，你聽我說呀，是王大爺的老婆。

潘：嘿，那倒差不多。

王：你別打岔。王大爺就借了我兩千塊錢，當面議定

月底還我四千塊。

潘：（不禁咋舌）好傢伙，這麼大利呀，黃狗掉在大

灘缸裡，這一下你老人家又處肥呢！

王：什麼福氣，已經三個月了，本利一個沒還。前

天我去要賬，你猜怎麼着，他居然給我個不理，說

什麼拿他的賬來抵我的賬，叫我給他去收那些濫賬

去，我當然不答應，他就跟我入吵了一陣。我說：

「好，姓子的，你借錢不還，騙本謀利，咱們縣政

府見。」所以我親自老遠的跑來找你，……

潘：找我幹麼？

王：你跟我去，你給我扮一個兵大爺！就說是縣政府

派來的。姓子的怕兵大爺，你只要站在他面前一唬

他，錢就出來了。

潘：可是我並不是縣政府派的……

王：就是要你假裝一下，你看這買賣怎麼樣？

潘：（故意為難）噫，假裝縣政府的兵大爺，查出來

跟名可不小呀。（想了一回）王大爺，這事兒可不

是鬧着玩兒的，這回你打算出多少錢？

王：一開口就是錢，潘麻子，你跟王大爺辦事，那風

虧了你？

潘：少說這個，跟你王大爺辦事，那回不虧我呀？人

不上當不尖，繩子不磨不鑽。人心隔肚皮，摸着石

頭過河，穩當點兒。

王：你他媽的尖得站得站不穩，還不尖？王大爺幾

時短給過你的錢，你說。

潘：得，得，得，王大爺，你沒有少給過錢，我潘麻

子也不能回你王大爺多要錢；說乾脆的，你究竟出

多少吧？

王：三百塊，不少吧！

潘：囉！不少？王大爺，你未免太狠心了吧！你合計

合計，人家一個月給你四千，兩個月八千，三個月

一萬二，就說這點零頭，一萬五不還，也得還一萬

吧。你才給我三百？再說我這也是拿着性命在鎗桿

兒上要，萬一給縣衙門知道啦，冒充官府，敢不定

就許腦袋搬家，是鬧着玩兒的？

王：那，你放心，有王大爺給你保險。

潘：少吹牛，你王大爺這點兒麻子，別人不知道，我

還不清楚？說什麼太少了不幹。

王：你……你……不是給你三百麼！

潘：差遠去啦！

王：（狠心）好好，加一百，四百，成了吧？

潘：這買賣成了，了！（說完就走）

王：（連忙拉住他）……有話好說，你跑什麼

？

潘：（故意為難）沒有什麼說的！（略停）要不，你

乾脆就給……

王：潘麻子你真是他媽錢眼裏鑽出來的！四百塊還嫌

少？

潘：說多了你也不幹，……一句話，少了一千五不用說。

我：好傢伙，潘大爺，你別發財摸摸呀！你的腦門兒，發燙不發燙？你簡直忘了自己姓什麼兒！

潘：嘿，嘿，嘿，（拉王蹲下）我大爺，痛快點兒，我讓一步，一千塊，怎麼樣？這就天跟地一樣齊了。檢一塊石子放在王爺面前）

王：得！我王爺也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一句話給你六百塊！（送還石子）

潘：一千塊！（把石子送過去）

王：潘大爺，別磨嘴了，六百塊！（又把石子送回）

潘：（臉他一頓）瞧你的！再說我可就要冒火了！六百塊！（送回去）

王：說什麼也不成，一千塊！（又放過去）

潘：（改變口氣）你未免把王爺見了，王爺要不是手頭緊，……好吧，下次再我補你，六百塊。（送回去）

王：一千塊。

潘：（真急了）六百塊，再多出一個我是王八蛋！

王：六百塊。

潘：一千塊！幹就幹，不幹拉倒，我還真不想幹呢！（站要走了）

王：（知道無可商量，狠心）好，好，給你一千！

潘：（把石子重重的一扔）王八蛋！（站要走了）

王：你上我家去，我借套軍裝你穿上，帶上盒子槍，跟我上李家，我說：「王爺，你借錢過期不還，還想騙不謀利我在縣政府告了你！」指着他，我對你說：「把他帶走！」你就把槍掏出來，對他說一聲「走」，這麼一來，他的錢就出來了。

潘：王爺，你別看我當過幾回壯丁，我還不會放槍呢。

王：誰要你放槍，比忽比忽（註：裝裝樣子）就行了。

王：好，就這麼辦！可是王爺，今兒我還沒有（做手勢）這個呢。

王：沒過幾哪，好，走，上我家去，我也正要抽兩口。（欲下）

（姜國富拉着他的孫子上）

姜：哎，王保長，我那兒沒有找到您哪！

王：瞎，找我幹什麼？

姜：您修修陰功，積積德吧！這福造在兒女身上。

王：有什麼話，乾脆說，那裏來的那麼多廢話！

姜：我的兒子，我一家老小的靠山，命根子，又給你們抓壯丁的抓去了！

王：你的兒子，又是你的兒子！我不是當坊土地，你兒子到那裏去了？還要到我這裡來掛號呀？誰抓了你的兒子，你找誰去，跟我說個屁！

姜：你們還讓不讓我們活呀！我一輩子種莊稼，給人做牛馬，我的命就在你們的手裏。去年我的大孫子無緣無故的給你們抓壯丁的人打死了……

王：那是你大孫子自己不好，不聽招呼滿山亂跑，逃避兵役麼，還能怪誰？

姜：王保長，你知不知道，現在我一家四口，就靠我兒子一個人吃飯，你們把他抓走了，叫我們一家老小還怎麼活呀？

王：我說，姜老頭，你就這麼老不懂事。告訴你，現在打調仗，前方千千萬萬的壯丁，那一個不是人牛父母養的，那一個不是有妻子兒女的？別人就不我骨肉，就你姜老頭一家……對你實說吧，求沒有用，這是我們最高當局的命令，有力出力，是有錢出錢！

姜：王保長，我給過你三次錢了呀！

王：誰得過你三次錢？胡說！

姜：頭一次四千二，二次是三千，這一次又是一千。王：這一次一千？你得了？可不準你胡說八道的！

姜：啊，王保長，我是出了一千塊的。

王：（在旁邊不耐煩）跟這種瘋子說得清麼？走吧，

姜：王保長，救救我這條老命，我實在是無路可走

王：（感為地）好麼，你肯有錢出錢，這就好了。上頭說的，一切為了國家，一切為了民，你的錢，王保長都給你繳上去了，打仗的時候，大家總得吃點苦的。

姜：我出了錢，那為怎麼你們還是把我的兒子抓去

王：（有點窘）這……這……誰抓了你兒子你去找誰呀！

姜：別人三兒四弟的不抽，單單要抽我的獨子命根！你們吃人難道連血都不留，骨頭都要拿去熬油呀？你們太狠心了！

王：（不禁面羞成怒）王老頭，你少放屁！那個三兒四弟不抽？你給我指出來！你搗亂兵役影響打仗，好大的狗膽子！你這老頭兒還要作死呀！

姜：啊，啊！（不覺有點惶恐）

王：好，你回去好了，我替你查查，誰要抓了你的獨子，那不合兵役法的，我給你查一下。

姜：王保長，謝謝你老人家！求你發發慈悲，我也快進棺材的人了，不看我老當頭的份上，也看看（指小孩子）這小孩兒可憐啊（來，給保長跪下，磕頭不已）

王：你這是幹什麼？

姜：求保長的情！

王：（向王）瞧你又惹一身屎！

姜：好了好了，快回去吧，我給你查一下就是，小孩兒，你別來，回頭把你爸爸找回來。

王：走吧，走吧。

姜：（上前拉王）啊，保長！保長！王：唉，你拉住我幹什麼？不是跟你說了麼？我有事，有公事……這……這……

姜：（一把拉住王保長的衣角跪下）保長，別騙我，做做好事，我的兒子啊！

（未完）

# 傑克遜從軍記



W. 薩洛揚作  
張尚之譯

得，我知道哈萊的家在舊金山的舊金山，離舊金山我曾經住過的地方不遠。但是我不願找任何麻煩，因為我知道每晚到舊金山去的火車有兩班，我想如果我告訴上校哈萊的家在什麼地方，而少校使哈萊趕上下一班火車的話，馬上人們就會發覺哈萊的母親根本沒有害病，而哈萊和我就會遇到麻煩的。於是，我心想該把哈萊的家說得很遠很遠——遠得使上校放棄要在下一班火車中途哈萊回來的念頭，使上校不得不滿意於讓哈萊去悶悶不樂。

「他家在阿拉斯加，長官，」我說。

「阿拉斯加嗎？」他說。

「是，長官，」我說，「他是阿拉斯加人。」

「阿拉斯加那一城呢？」他說。

「費列克斯。」

「戈爾德林少校，」上校說道，「去查一查那些飛機是排定了去費列克斯的，替大兵柯克設法搭上下一次的班機——給他特別優先權，要是他需用款子，替我私人關照他。」

「是，長官，」少校說完便走了。

「小伙子，」上校對我說，「去找你的朋友。他要回家去了。」

「是，長官，」我說完後轉身要走，但是那位記者說，「你叫什麼名字？」

「杰斯萊，傑克遜。」

「你打那兒來的？」記者說。

「舊金山。」

「你當平民時做什麼的？」

「沒做什麼。」

「沒做什麼嗎？」

「我化了一些時間找工作。我偶爾做一點工作，但大部時間是閒逛着的。我父親參加了上次的大戰。他有恩俸，因為他受過傷，因此他和我常常有錢可化。」

「你父親做什麼的呢？」

「沒做什麼。」

「你父親現在在那兒？」

「我不知道。」

「家裏還有別人嗎？」

「有我母親和我弟弟。」

「他們在那兒？」

「他們在埃爾，派蘇。我母親的弟弟——尼爾舅舅——他在埃爾，派蘇經營農具買賣，我母親和我弟弟，想來住在他那兒快有十年了。」

「那麼你是和你父親在一起的嗎？」

「是的，我從九歲起一直和他在一起。」

「上校，」那記者說，「我想和你單獨談幾句。別走開了。」他對我說。

「很好，」上校對記者說。

上校和記者走到木板堆的那一運去，我們仍舊站在原來的地方，大家望來望去。

不久，記者和上校回來了。我看出他們現在非常親熱，因此我覺得記者一定答應寫一篇關於上校的好

文章，幫助他得到他的准將銜。他們雖然都沒帶笑容，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O. K. 不管哈萊，柯克的家在那兒，也不管誰知道官的所在。

上看過了他的部下，他們都對這位長官肅然起敬。於是他說，「戈爾德林少校，我要這位大兵傑克遜和大兵柯克一起到費列克斯去，」你安排一切。大兵傑克遜派去作特快傳令兵的。」上校轉對我說道：「去找你的朋友，把好消息告訴他。然後，我想你們兩個最好趕快一點，把你們的行李收拾好。柯爾中尉，請你安排到飛機場去的交通工具好嗎？」

大家都立正，向上校敬禮。他回過禮，這一堆人就散了。我一直到營房裏去，以為哈萊也許正躺在行軍床上，而他真在那兒躺着。他睡着了。我搖搖他，當他睜開雙眼時，我說，「起來——你我三小時以內就要搭飛機到阿拉斯加去了。」

哈萊說他和我就要去做一件我在此不便提起的事。他翻過身去又睡了。我止在試着讓他明白我方對他說的全是真話時，那位記者進營房來了。

記者望着哈萊說道，「我把你叫作麥克，實在抱歉，我並沒有什麼用意的，咱們拉個手好嗎？」

「當然好的，」哈萊說。

「你在那兒呢？」記者說，但我並不在意。

「舊金山，」哈萊說。「我住我日落區，就在紅岩山下。」

「O. K.」

「最近有家信嗎？」

「今兒下午得到我母親一封信。他做了一個蛋糕，要寄來給我呢。」

「你愛吃蛋糕嗎？」

「愛得很——而且這是個特製的蛋糕，」哈萊說。「菓子，葡萄乾，胡桃，糖酒和很多種類的東西全有。你愛蛋糕嗎？」

「我也愛，」記者說。他望着我們兩個人。「我知道你們的姓名，」他說，「所以我想你們也該知道我的姓名。詹姆，寇貝。我是替合衆寫稿的。」

「太平洋合衆工會嗎？」哈萊問道。

「合衆通訊社，」詹姆說道。

「你寫什麼呢？」

「諾，老板要我寫關於軍人的事。關於你們這些伙件們。也可以說是不寫大亨，專寫小人物的。我要先開始寫一批在國內軍營中生活的連載，然後和大批一起行動。」

哈萊向我寫着，說道：「傑克遜說咱們三小時內要搭飛機到阿拉斯加去。」

「對的，」詹姆說。「你喜歡這個意思嗎？」

「很喜歡，」哈萊說，「我常常看看克連克金鎮區。但這是怎麼說起的呢？」

「諾，你這位朋友，」詹姆說道：「他和我不斷地鼓動上校，我們兩個人暗中把這事安排定了。」

「不是哄人的吧？」哈萊說。

「不哄人，」詹姆說。「別擔心。一切O.K.。得，你們要收拾行李袋了，我告辭了。希望將來再遇到你們。」

我們對詹姆，寇貝道過了再會，他轉身走出了營房。哈萊和我開始收拾我們的行李袋，哈萊一直都在說：「我的天，你對上校怎麼說來的？」

那是一次很好的旅行，連去帶來，那是換換空氣的好去處，但是我所見到的唯一的愛斯基摩人是在費朋克斯一家酒館中工作的。他名字叫丹，柯林斯，他是基督教徒，他瞧來像美國人，不像愛斯基摩人。我並不認為這次旅行替政府浪費了光陰和金錢，因為上

校要我帶去一些包裹，而且我們在那兒時還替他辦了一些事。

我們去了一共五天，當我們回來時，馬上又繼續我們的基本訓練。

### 維克多，士司卡高明的打岔

維克多，士司卡是我們這中隊中最漂亮的孩子。他的哥哥杜米尼克是個粗坯，但維克多的舉止很優美。

維克多和我同年。和他的哥哥杜米尼克比較起來，他還是個小孩子。

祇要一沒有事做，不管什麼時候，維克多就會跑到他的行軍床上，伸直了身體睡覺。他常在我必須看的訓練影片——怎樣敬禮；怎樣急救一個暈厥或者溺水的人；怎樣寬取掩護和隱蔽；怎樣解除一個人的武裝，怎樣殺他；還有其它許多他們要我們知道的事情——放映時睡着了。

每個人要參加每一種來臨到的娛樂，有一天晚上來了一位據說很有名的女士，但是我們沒人聽說過她的大名。她還沒有講上兩分鐘，我們就知道我們這一點鐘要受罪了。湊巧我坐在維克多，士司卡旁邊，他那一邊是杜米尼克。

好，那女士還沒說完十個字，維克多就睡了。我眼見杜米尼克轉過頭來望着他弟弟。他臉上的表情是我以往從沒有見到過的。要是說哥哥愛弟弟真有那回事的話，杜米尼克，士司卡是愛維克多的——這是我從他臉上看到的。當一個人睡着一個人睡的時候，你可以看出那個人對睡着的人的感情如何，因此當我瞧見杜米尼克望着他弟弟的時候，我明白了他為什麼陪他作種種遊戲。我早知道這些遊戲並不是用來取樂在米尼克和勞，馬里阿克西的。

那女士的意思，我想，是要打消我們不快的情緒——使我們高興的。她一直說些全頂啓發性的話，直到後來她突然說道：「科學告訴我們說：當我們笑時，臉上有二十七

根肌肉在運動，而當我們皺眉時，却有比這多幾乎一倍，或者說五十一根肌肉在運動。」

她停頓了一下，然後說道：「因此，我們為什麼要皺眉呢？」

這時，維克多，士司卡張開了雙眼。

「因為那樣可以多運動，」他說。

大家都笑起來了，歡呼，鼓掌，有些人說，「老實說，我們所在要求的就更多，更多的運動，不是呢？」

中隊司令長官站起來喊道：「雅靜！」於是，大家都不閉上了嘴。

「誰來的這種高明的打岔？」他說。

維克多，士司卡移動着要站起來，但是杜米尼克抓住他，把他推回到他椅中去。

然後，杜米尼克站了起來。

「到我辦公處去，」中隊司令官說，於是杜米尼克離開了禮堂。

他被禁足一星期，此外每晚要担任守衛勤務。

(未完)

### 本刊擴大徵求基本訂戶

- 一、基本訂戶訂閱本刊以三月為限共計六期
- 二、平寄國幣壹萬伍千元特號二萬元航空壹萬捌仟元航寄二萬肆仟
- 三、基本訂戶訂閱期間不受增價影響，續訂按新定價八折，以示優待。
- 四、基本訂戶購本社版之書刊或合訂本按八折優待。
- 五、介紹基本訂戶十份以上者，贈送本刊三月。
- 六、匯款請寄：北平西單李蘭老胡同知識與生活社經理部收。
- 七、自九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一日止為擴大徵求期間外埠以郵寄為憑。

科學時報 第十四卷第二期

炳源 硯貽 譚傑 東申 堯  
 宗志 恆璞 念孟 張震 伍唐  
 張富 王下 陳禾 余張 唐  
 科學與哲學..... 資源的問題..... 鑛產之調查.....  
 華北礦業..... 西康常雅兩屬..... 關於宇宙線的本質.....  
 超原子擊做機..... 美國標準局貢獻於世界科學的進步.....  
 美蘇工業..... 蘇聯生物學家對於遺傳學之貢獻.....  
 關於癌腫(毒瘤)的種種新消息..... 愛因斯坦與原子能.....

北平世界科學社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北平世界科學叢書

- ▲原子能與原子彈 定價五千元
- ▲火 箭 定價一萬五千元
- ▲朱子哲學 定價四萬元
- ▲哲學概論 定價五千元
- ▲先秦諸子哲學 定價五千元

(尚有多種正在排印中)  
 地址：北平東城椿樹胡同二號  
 世界科學社發行組  
 電話：(五)三四一八

知識，趣味，文化，藝術綜合三日刊

一四七畫報

歷史悠久，言論正確，知識新穎，逢一四七日出  
 版，每月九期，歡迎訂閱。  
 北平東城乾麵胡同三號，電五〇〇五三

世間解月刊出版

手此一册，勝過沉思十年

北方唯一佛學及研討人生問題之  
 世間解月刊

由名法師續可主編，撰稿者皆當代哲學名宿，創刊號  
 已於七月十五日出版，第二期於八月十五日出版。

第一期要目

- 佛與古代印度思潮 師覺清
  - 食住篇 山雲
  - 價值之添增 任繼愈
  - 學探源序 吳曉鈴
  - 奈都夫人的畫像 白中
  - 印度教對於中國教徒生活和習慣的影響 張一星
  - 力的宇宙與動的人生 黃依
  - 關於度苦 南星
  - 佛教漫談 本社
  - 巴利本法句經 南星
  - 編輯室雜記 本社
- 每册實售三千元。全國各大書店書攤均代售。歡迎訂閱，半年九折，全年八折。

社址：天津多倫道寧夏路大覺具善寺  
 編輯部：北平地安門外鴉兒胡同廣化寺  
 電話：二〇二二六  
 電話：四一二二〇

知識與生活

半月刊 第十期

地址 北平西單高義伯胡同五號

編輯發行者 知識與生活社

電話 西(三)局三四一九號

印刷者 長城印刷廠

本市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地址 西單北大街四十二號

新實書局

地址 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全國總經售 安邦書店

地址 北平東四南大街二三三號

外埠代銷處 南京 上乘庵二十二號

- 上海 中國建設服務社
- 重慶 文方服務社
- 成都 文方服務社
- 廣州 文方服務社
- 昆明 文方服務社
- 長沙 文方服務社
- 迪化 文方服務社
- 西安 文方服務社
- 通縣 文方服務社
- 豐台 文方服務社
- 濟南 文方服務社
- 青島 文方服務社
- 石莊 文方服務社
- 保定 文方服務社
- 太原 文方服務社
- 張垣 文方服務社
- 安東 文方服務社
- 瀋陽 文方服務社
- 長春 文方服務社